

# 十日談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四十四期



五倫圖

廖冰先作

DECAMERON

NO. 44  
角一洋大份

## 我們的廣告

十日談為最有趣味之讀物，沒有偽君子的矜持，沒有高等華人的作態，但並不流於低級趣味，也不墮入流氓階級，不過激也不赤化，所以無危險，不趨奉也不結交權貴，所以不卑俗。真純的坦白的，而是很充滿青春之朝氣的，是人的好朋友。以上是我們刊出過的廣告，雖然是廣告，但要達到這個目標。

## 本刊內容大要

短評 由本刊記者作，不署著者姓名。對社會現象，發表一己之管見。

時論 與短評性質略同，惟篇幅較長，每篇以千字左右為宜，即時事評論三字之略。

專篇 關於一切科學藝術之較專門之論著，但須具通俗性而富有趣味者。

海外奇談 外國的有趣味新聞，足以引人入勝，促人猛醒或表現時代潮流者。

國內通訊 這是對於海外奇談而言，不必一定要珍聞奇事，但要有新聞價值者為佳。

農村素描 農村經濟破產，農業社會崩潰之際，有許多悲劇喜劇，使吾人自覺責任之重大，本刊特別留心徵集刊載。

文壇畫虎錄 載文人之遺聞佚事嘉言懿行，詳該欄歡迎投稱簡則。

學校生活什景 本刊讀者中，學生亦占多數，而學校生活為人生中最歡樂之時代，應有足為一般人興奮者在。

地方遊記 各地方遊歷之印象，關於人情風俗之描寫，足

增加吾人識見，激發愛國愛鄉之念，為益良多。

娛樂與遊藝 如電影場跳舞場之觀光，亦以窺見人生之另一側面，不必嫉惡如仇也。

報告文學 關於一切以事實為中心的記述，均屬於此。如某個人的自白之類，亦可列入此欄，而地方通訊，或國內通訊，如具有良好之價值，亦可視為報告文學。

偵探小說 現載王家斌先生譯樊達因氏原作之陸氏血案，為美國有最名偵探傑作。

今文觀止 凡新聞雜誌所見有益世道人心之作，亟加轉錄。盼各地熱心同志剪寄。

雜錄 一切什里什葛不登大雅之堂之文學，本刊也很歡迎，無其他項目可屬者，即入此欄。

吸煙室 專載道聽途說，一切捕風捉影之事，每則百字左右，正像在吸煙室之閒談。

漫書 本刊早就注重，除轉載名作安得生外，各家寄稿甚多。

讀者郵箱 專為解答讀者疑問而設，如有見教無不竭誠答覆。但問題太嚴重，則敬謝不敏。

廣告 我們想徵求若干廣告去補助開支，價目見月底，希望有人能幫助我們，將廣告賜給我們。

# 談 日 十

## 愛的一相

希臘神話中的那息撒斯，因為愛上了水中自己影子，入水溺死。俗語中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話。

愛的成立常常有是因爲相類。

愛人中間的面貌，常常看得到有極相像的地方，性格情感方面也是求其一致。子女貌和性格，總像他們的爺娘，於是產生了慈孝的倫理行爲，兄弟間的友愛，也可說因爲其有相似的容貌和情感。

不但人與人之間如此，人與物之間也是如此，「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豈不是山像了仁而水像智之故嗎？西洋女人的愛狗，正因其像狗，「姐兒愛俏搗兒愛鈔」正因爲姐兒是俏的，搗兒是做生意人。乃至讀書人收藏家的愛書愛古董，若干人的愛高官厚祿，另一種人愛田園山水，都是就其性之所近，有些相似的地方之故耳。

旗人是頂歡喜飼養小鳥的，在北平提了鳥籠得意洋洋的，多半是前清的貴冑。他們以前有皇家的恩餉，可以坐食無憂，正像籠中之鳥，不愁飢寒。只要安靜地處在籠中，能夠叫的，發出美聲妙音來，可以觀賞的，顯出美麗的羽毛來，這便算是盡了他們的天職了。昔日的皇家宗親乃至八旗子弟，不是也照樣受着豢養的嗎？他們頂歡喜籠中之鳥，也可以用相類的愛來說明的。

女人因爲最富於愛的感情，因而刻刻要看鏡子，是看她們自己的美麗而愛悅的緣故。女人頂愛鏡中的她自己。

我相信天下的愛小鳥者，必有同感。

### 十日談第四十四期目錄

愛的一相	記者三三三
法律與女人	英兒三三四
大學生失業問題	大學生三三六
歸家	今心三三六
北國之秋	程昌志三三九
汕頭金融紊亂	陳昌華三四一
談青島	金崗三四二
廣州生活什寫	勞心三四三
台山社會概況	三四六
廬內風光	心影三四八
吸煙者	三五二
今文觀止	三五三
漫叢集中	三五四
兩個文人	三金三五六
記周毓英	孜子三五八
記兩女作家	露蘇三五九
張競生近況	日軍三六〇
談劉宇	吳紫金三六一
椅子牢中	欽文三六二
街頭賣藥者	紫沫三六二
討逆日軍	零丁三六三
孫桂雲與邵雲秋	C. 一三五三
歡迎胡文虎來滬	神通三六四
空中機關	老曉三六六
大學什記	楊華生三六八
浙大糾紛事始	阿金三六八
農村雜景	醒塵三六九
農村歸來雜感	老圃三七〇
農村雜感(漫畫)	史苦雁三七一
佛排錄	奪然三七二
陸氏血案	家械譯三七四
編輯室	三七六

## 法律與女人

英兒

法律是一種很嚴正的東西，人類社會藉以維繫秩序的規律，目下這個黑白不分的社會裏，法律似乎失掉了牠的原來的「嚴正」，變成了社會少數「有錢有勢」人的東西了。

目下的社會是「男性中心」的社會，女子是處于被壓迫的地位，男女平等在現社會裏是說不到。所以，男女在法律上的權利往往又是女子吃虧，法律是成爲了男人壓迫女人的東西，在法律上男人總是佔着上風的。

最近，立法院審議刑法修正案，修正案裏有將現行法律規定姦淫未滿十六歲女子爲強姦論改爲十四歲。此案有委員多人反對，其所持理由謂依民法規定，男十七歲女十五爲訂婚年齡，男十八歲女十六歲爲結婚年齡，故現行法規規定姦淫未滿十六歲女子以強姦論，頗與民法相合，修正案改低爲十四歲，顯有違反民法規定，且女子十四歲時正值身體發育時期，不僅性慾未成熟，且無性的要求。修正案將強姦女子年齡改低爲十四歲，直接爲摧殘女子生理的發育，似與立法精神相背。但也有主張維持原案的，其理由謂女子十四歲爲姦淫，其年齡係中國古訓，女子十四而天癸至，更可證明修正案改爲十四歲之得當，且各國對於本條之立法例，德十六歲，英十歲以下，意十二歲，比十四歲，荷十四歲。我國地處溫帶，較寒帶國家更應爲低，今祇定爲十四歲，已覺很寬。此案經過各委員熱烈的爭辯，但是終于由主席二讀通過了。

有許多人說，這次刑法修正案，把現行法律規定姦淫未滿十六歲女子爲強姦罪論改爲十四歲，未免是替社會一般色情狂的男子着想；也有許人說，立法院特別在刑法修正案裏從新規定姦淫未滿十四歲女子才算爲強姦罪，爲的是想減少社會上強姦案件的發生，因爲近年來我國男女間強姦或通姦的糾紛案件是特別多的。我們從表面上看來，這次刑法修正案裏把姦淫未滿十六歲女子爲強姦罪論改爲十四歲，似乎是很切合于我國的國情，因爲我國是一個溫帶的國家，生長在溫帶的人，身體上的發育是比較寒帶的人早一點，這是無疑的。不過，照目下我國的實際的情形來說，一個年紀未滿十四歲的女子，是否已經發育完全了。我以為一個年紀未滿十四歲的女子，不僅發育未能完滿，則她們的性的要求還沒有的哩，所以許多人都認爲這次刑法上修正案裏把現行法律規定姦淫未滿十六歲的女子爲強姦罪論改爲十四歲是不合實際的。

還有一層，就是這次的刑法修正案上已在妨害風化罪章裏加上了處罰有婦之夫與人通姦一條法律，以示男女在法律上權利的平等。這，當時頗得婦女界的歡心。聽說，京中有許多已婚的婦女因爲立法委員在刑法修正案上加上了這一條處罰有婦之夫與人通姦的法律，準備送大批鞋贈給立法委員諸公，以答謝他們的雅意。不過，後來這一條處罰有婦之夫與人通姦的法律終于爲多數委員所反對而否決了。所以，京中婦女界準備贈送大批鞋給立法委員諸公的事也從此停止了。

從這次刑法修正案上把姦淫未滿十六歲女子爲強姦罪論改

爲十四歲而得多數委員贊成通過，對於處罰有婦之夫與人通姦的法律竟遭多數委員反對而否決這一點看來，法律似乎是專爲男子設想，對於女子總是沒有裨益的。因此，婦女界對於這次立法院刑法修正案規定了姦淫未滿十四歲的女子爲強姦罪論，對於處罰有婦之夫與人通姦的法律否決了頗感不滿。聽說在立法院審議會結束後的第二天，京中婦女救濟會就呈請立法院

，要求復議。但是沒有結果。照今天（六日）的報紙，京市婦女界爲了力爭男女法律平等權，擬聯合京市，各婦女團體，邀集京市各界婦女，開代表會，對刑法通姦罪修正案，商討應付辦法，當衆議決（一）組織首都各界婦女小爭法律平等同盟會，推黎劍虹，鄧季生，唐國楨等二十餘人爲委員（二）通電全國婦女界，召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請中央婦女科領導執行（三）呈中政會請宣示刑法修正案二三九條無效，重訂男女平等原則，交國府轉飭立法院復議，並定七日由同盟會各委，攜呈向中政會請願，這樣看來，此次京市婦女界力爭法律平等的呼聲，好像有發展到全國的趨勢，我們當然是十分表示同情。因爲這是完全出于男子的自私自利的心理的。一個女子只能嫁一個丈夫，然而男子哩，則要幾個小老婆也是合于法律的。這已是十分的不平，但是這次立法院委員諸公還不顧念婦女的權利，竟將基于男女平等而設的法律否決了。不過，這次京市婦女界所反對的是只限于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則是有夫之婦與人通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對於姦淫未滿十六歲女子爲強姦罪論改爲十四歲這一條，是不見得有什麼

表示，所以，京市婦女界本身好像也犯了幾分自私自利的。對於自己有切身之害的才起而反對，對於自己沒有損害的就一些都不管。這是這次京市婦女界的錯誤之點。深望負擔任婦女解放運動的人，無論做什麼事，必先要顧及到社會上一切婦女的利益啊！

（自三六八頁）浙大糾紛記接來

「發現走狗，請問主席如何處置！」，親信者就溜之大吉。

議決是請校長收回成命，一宿無話。

卅日的早晨，校長出了一紙佈告召集全體訓話，但是，並沒有一個去受訓。却自行集合了另一個會議，議決派代表去進行昨晚的決議案。全體學生不約而同的等在校長公舍後面聽消息。

一小時以後，聽說校長仍舊一味講什麼「以肅風紀」咧，「按律處分」咧；這才惹動了幾百個學生發喊，於是高喊「代表出來」！請校長正式收回成命！等等。羣衆的騷動是可怕的，有組織有理由的請命是難制止的，校長早在上海某大學裏受過了教訓；借勢收錢，寫了一張收回成命的字條，然而有什麼以辦學方針決定與否爲條件的，代表們尙以爲不能滿意，再四懇求，才獲得了一張私人簽名的復認二生學籍的字條。

於是再度召集會議，商量善後問題。

「主席，這不免現的支票，請問有什麼用？」一個大胖子放着嗓子在會場裏叫。的確，這支票是沒有兌現的希望的，經大衆議決，請校長正式貼佈告！同時，再慎重地考慮了一番，決議學生照常上課，別給社會人士拿了把柄，失去了對學生方面的同情心；這一點是夠浙大學生自誇的。

這天下午，學生會又突然召集緊急會議，報告說校長業已電教育部辭職，他本人聲明即刻上莫干山去鬆鬆腿；假使學生希望他再來講演四本人的學術研究，他還可力疾從命，假使要他來再談校政，他決計不來！大多數同學都這般想，而且有人提議：

「既然校長辭職，我們不得不歡送！」於是，鑄大銀盾，備茶點，在一號的晚上，在大禮堂中舉行儀式，台上兩柱間懸着一條白布，鑄着「歡送郭校長大會」等字樣；禮畢後，由代表恭送銀盾到離校不多遠的校長家裏，聽說校長沒受而帶了回來。

這正軸戲是暫告一段落，還有許多穿插，且慢慢寫來：（未完接三七二頁）

## 大學生失業問題

大學生

(評胡適的大學生失業談)

北大文學院長胡適，近因考銓會議開幕，來京出席，日日社記者於四日晨晤於旅邸，叩以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胡氏以會務冗迫，僅作下列之談話：本人執教北大，所見之大學畢業生甚多，除最少數有特殊情形者外，大多能於畢業後謀得相當職業，甚至因就業無須畢業文憑，而積存學校者亦復不少。其少數不能就職，則因學而不能適用，尤以讀者學者，其出路較為窄狹，如願願剛由研究哲學而改攻歷史，陳公博亦由研究者學而從事實業。故欲任事愉快，無失業之慮，第一須有任事之能力與學識，燕京每屆畢業生之能先期被人爭聘，蓋因歷屆畢業生就業後，能予社會以良好之印象。反之畢業後不能就業者，當求其不能就業之原因，不必怨天尤人，而惟責之於己，自己有能力，又何愁無飯喫。至於失業之救濟，則為另一種社會問題，使失業者有業，亦社會應盡之責任云云。

胡先生這一段談話，我想非把他全段介紹出來，無法使讀者領教。

他這一段高論，能否得到社會人士的同情，預想不久也會有許多入給他批判。

他這回對大學生失業問題的觀察，實在恰像他幾年前在上海辦新月的時候，作了一篇什麼救國的大文，指出中

## 歸家 今心

嚐夠了浪子生活的滋味，現在總算帶一張不兌現的大學文憑，回到我的家。

家鄉對我確是生疏了。我記得從前在中學裏念書的時候，每次回家，多麼喜悅。當沒有到家時，心頭總是癢癢的。因為在外癩過了一學期，何等急要看看我的父親，弟妹，及一班年齡相彷彿的堂兄弟們，他們都是熱烈地歡迎我回來的。

父親看到我時，總是迷着笑臉對着我；堂兄弟們那較親暱地同我談天說地。雖是一段短短的離別，却有談不完的話。所以那時在校讀書，常常要想到家，及想到這班可親的人兒。每在什麼佳節中——如清明，中秋等節令——我就生起懷鄉病來，家鄉對我確是值得留戀的！

那時候我的前途彷彿有什麼偉大的事業等待着，他們也以爲我的未來，確是了不起的，誰說我是個不出息的人呢！在這個環境裏的我，確是可驕傲的。

自從我在高中三年級那年，認識了幾個文學青年，我從小就歡喜文學的人，所以同他們特別要好，在那裏共同出個壁報，因為我們的壁報在文字上有觸動學校當局之惡，就無理由的把我們開除了。自從開除信到家後，過去旁人所稱贊的名譽，從此破產了。

於是，我用盡方法來辯護，父親之怒雖是息去，還允我另入學校，可是旁人的議論，我總沒有法子可制止的。因此，他們就看不起我，說我「變壞了」。那一年

的回家，開始遭受旁人的白眼。

我是一個完全熱情的人，誰料得到，他們同我要好，並不是在感情上，是看我不會成大人物的關係。這一點打擊，使我認識一點人生的小意識。同時認識封建社會的真面目。從前所留戀的家鄉，到那時才憎惡起來。

過去了，幸福的憧憬，從此過去了！我進了大學，每到放假的時候，我就怕回家了。所以回家也很少，近幾年來，一連不回家，我的父親雖是常常寫信催我回去，我不是說要在上海讀暑期學校，或是說補習外國文，同其餘的人也不通信，所以家鄉對我那樣的隔膜。即使有時想起家來，不過片刻的記憶就是。

雖然離開家鄉一個短促的期間，回憶起來，却是模糊的，有時想起家裏的大門怎麼樣的形式？或是父親的臉孔那樣？會使我在腦膜上費掉一二個鐘頭的描模。但是一想起回家，心頭總是跳個不住。

四年的大學生活，悄悄地過去了！畢業考試開始了！旁人雖是忙碌地離夜車，預備考試，我却是沒有把考試這回事放在心上裏。只要帶一枝筆，一個墨盒走進教室，過一個多鐘頭走出來，燃起一枝香煙，分數起碼可拿到手。一星期的過去，包你方帽較上頭，學士衣披上身，經過一番校長教授們同齊齊一棧的訓辭，同學們熱鬧地開個遊藝會，然後送你回校門，就成了一個社會人了。

畢業了，生活之輪開始向我頭上轉來，不得不去找職業。在這個不景氣的年頭

國的五大毛病貧窮……之類(抑或七大毛病記不清楚)有一樣的錯誤：實在把握不到問題裏的一點核心。他這一段談話，直使我們青年感覺他越老越糊塗。

難怪，他始終是一個實驗主義的忠僕。

舉其對失業問題觀察的第一點：

「……其少數不能就職，則因學不能適用，尤以讀哲學者，其出路較為狹窄；如顧頡剛由研究哲學而改攻歷史，陳公博亦由研究哲學而改攻實業……」

胡先生這口一味實用的胡調；照胡先生的舉例，要我們讀甚麼科呢？中國社會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

又說：「欲任事愉快，無失業之慮，第須有一任事之能力與學識。」

固然，欲任事愉快須有充實任事的能力與學識這一點我們當然表示同意而不致加以反對；可是，「無失業之慮」的這句話，我想就到實驗主義的王國裏拉盡了華爾街的老板來也不敢保證，胡先生憑什麼，保證「無失業之慮」呢？照胡先生本人，也夠滿腹救國大計，照理政府也該給胡先生個「官」，為什麼胡先生都有「無官之慮」呢？所以，胡先生你單是憑據了一點實驗主義的基礎，那是不夠解決問題的，當然橫在社會前面的有個經濟問題。胡先生斷不會連世界經濟恐慌的情形也不知道失業的人數不知多少，胡先生獨能倡「無失業之慮」，難道都沒有「任事的能力與知識」麼？失業的人斷不會沒有大學生，而失業的大

裏，那裏可容我吃飯呢！終日東奔西走，受盡人家的白眼，結果兩手空空。於是家中的經濟斷絕了，那像狼狽地過了幾個月，餓得瘦了，結果斷食了，誰個人可一天不吃飯呢？迫得無法，借幾元起碼盤川，硬着頭皮回到家。

在放途上，幾次想折回去，可是身邊沒有錢，怎麼可回去生活呢？看到輪船向前移動，我的心更跳得急，好比上刑場那樣的可怕，二天的行程，快得同飛箭一樣的，終於到了家。

這次回家，所遭受的白眼，比上當當難堪得多！

一踏進門，首先看到父親了，父親的態度如故，只有面上添上幾條皺紋。

他看見我已回來，第一句話就問我有無畢業，可見父親對我的畢業，有那樣嚴重的心事，我馬上拿出文憑來，說已畢業了，他才放心。

我就同他談談旁的事去了，父親的臉上，我才發現一點笑容來，我的心好得到什麼安慰似的。

吃了晚餐，我同父親對坐着。父親就談起家裏來，他的臉上又抹上了一層灰色。說家中經濟怎樣困難，收入的減少，消費的增多，不起田租，逼得那樣凶，弟弟的學費難負擔，如此下去，家中不能維持了，父親愈說愈傷感起來，最後問到我有無找到職業。我聽到這句話，臉上立刻燒起來，低頭啞住了。我盡量把我的感情壓制下去，只有說一句話，說已託人過，待他回信，大概可有成功的希望。父親

還是半信半疑。因是看我的態度那樣窘，第二天，我出去看看朋友們，族長們，堂兄弟們，他們對我與過去完全不同了。在態度上，談話上都是客氣起來，使我怔住了，他們同聲的向我道喜，更使我傷心起來，我正不能分辨他們是維我呢？還是譏諷我呢？

同一天都生疏了，我好像飄過沙漠，是於是我怕見人了。

有一天的下午，來了一個父親的朋友，我也在旁邊。他知道我在大學畢業，在他的心目中，當然了不起的一回事，試想一條村裏，會有幾個能在大學畢業的人呢，所以他那樣驚奇地向我父親道喜。

「你老人家福氣大，令郎畢業了，這日的享福正是享不盡啊！像我的兒子，那樣的不出息，整天坐在家裏，不是睡，便是鬧，老兄，你想想！不是把我的一條老命氣壞了嗎，我前世同他不知結了什麼冤！真得我氣多透不過來！像你老人家，有這樣的好兒子，這也是祖公的積德啊！哈哈：你的令郎，晚牛年有何高就呢？」他露着滿口黃牙說。

「畢業總算畢業了，也算盡我做父親的責任，後日有無好處，全靠他自己的運氣……」父親笑着說。

「你令郎此後當然可做官，可發財啊！雖是你老人家一年拿出千把塊錢來使他讀書，這也是有限力的，以後正是名利雙全。現在大學畢業，不是前清的翰林麼！哈哈：哈哈……」

我聽了他的話，正像冷箭刺進心，我

學生，也斷不會絕無任事的能力與知識的；就近的來說，看一下日本罷！莫非照胡先生的理論，笑話點說，爲了服從實用主義的最高原則起見，要我們去拉黃包車？恐怕胡先生也將會說，你們失業去拉黃包車罷！

對於失業問題毫無一點深刻的見解，我想不必發那些可笑的空論；對於失業問題的認識，誰都不會像你這樣「胡」一調！

退一步說，我們大學生即使有許多確實是沒有任事的能力與學識以致應該失業，而那些中學生呢？我們即以一個中學生的資格來找個職業，你胡先生能否替我們找到？現在我們大學生的出路問題，已經絕不是什麼酌量薪水。胡先生恐怕在北平沒有看到上海報紙的自我職業介紹欄，每天都有不少要找工作的人！胡先生，你說他們都是沒有「任事的能力與知識」吧！他們有些甚至祇求兩餐一宿，我真不知胡先生怎麼會說出「無失業之慮」的話？這是個整個的失業問題哩！

以燕大每屆畢業生都先期被人爭聘爲代表，我算你胡適有部分的理由，校譽當然有點關係，但你不能說燕大學生個個都有任事的能力與知識，別一個學校失業的都是些不學無術的人物。我不是眼紅你胡博士讚美燕大生的一「聘」，實在我覺得你眼光的膚淺是很可憐的。怎麼不說多幾個交大呢，清華，滬江呢？（其實都有失業！）

再，照你胡博士的一不必怨天尤人，自己有能力，何

按腳就走。以後，我連父親的朋友都不敢見面了。

我這樣孤單地，冷落地困在樓上，只有看太陽上山，太陽下山，我究竟期待什麼呢？我每次這樣想，只有抽一口冷氣。

我一連寄出許多託人介紹職業的信，一部份連回信都沒有，雖是幾處有回信亦都是失望，這班朋友，我在校讀書時，都是口稱知己者，到現在都滑頭起來。我每接到他們的回信時，老是懷著滿腔熱望拆開看，結果都是冷水澆頭，我失望了，完全失望了，失業已經決定。我連寫信也毋須再寫了。

父親知道我的秘密了，旁人也知道我的秘密了，外界議論紛紛，於是，他們認我是一個正式的不出息的人了，到了這最

後一步，誰都不願來睬我一眼。

一天有一句話，飛到我的耳邊：

「××兒子畢業了回來，坐在家裏吃老米飯（註），一件事情都找不到，××每年都要拿出千把塊錢來供兒子讀書，結果一點得益都沒有，用了這許多錢有什麼意思？說起來倒好聽，一個大學畢業生，正是好看不好吃的東西。依我想：不如把這十年來讀書讀了的錢，存到銀行裏去，到現在也有一筆大收入呢！……」

啊！我知道了：讀書原是一筆投資生意！我父親投下這許多資本，却是拿來一張不兌現的股票，我父親原來一上了當，是個道地的「阿木林」！

一九三四，九，三，脫稿

「註」吃老米飯：即失業的意義。

愁無飯吃？」的話，那末不難進世界於大同。

更其笑話，把失業救濟，目爲另一種社會問題。要社會負責使失業者有業。

根本，失業是個社會的制度問題，不是有能力就有飯吃；老實的告訴你，吹，馬，牛，學會一套，倒比較有點用。什麼能力，你自己沒有來源很不易找到職業！（來源大概不必說明，比方你是某要人的大舅……之類。）

寅緣勢位，自古已然，胡適，有什麼「爭聘」呢？

你觀察的大學生失業問題，頭腦未免太簡單，不能使我們佩服。因此，我們對於老先生的偉論，未便接受。

似乎不能不還要大聲的告訴你一句：

失業是個整個的社會問題！

十一月六日



## 北國之秋

程昌志

摩登姑娘赤臂裸腿的季節已經毫不留情地逝去，秋已來到。秋，是嚴肅的，是肅殺的，嫩的草，鮮豔的花，全給牠摧殘殆盡了。不過，秋的曠虐的範圍，是以勞苦羣衆或無錢階級作對象的。秋季裏各式各色的秋大衣，修短合度的夾長袍，未嘗不給摩登姑娘們增加美麗呀！

北平，這座神祕的蒼老的古城，在這充滿了神祕氣象的季節裏，更加地耐人尋味了。城西矗立的西山，給秋風吹落的紅葉薄薄的蓋上了一層，飛揚的塵土，把那幾百年來專制君主的大本營的故宮輕輕的擋蔽了，但是它那隱隱約約的輪廓，還是那麼雄壯。雖然整個的北平市是顯示着銀灰色的現象，但是人們的熙攘，決不因之而休止的，那末我且把深秋中的北平的幾點特徵，略一報告在下面：

### (一) 遊園蕭條 八埠繁榮

在夏日，中山公園的遊客每天都是滿坑滿谷，北海公園的售票員也是笑顏常開的，到傍晚，什刹海臨時避暑場的茶棚裏是不容易找到空座位的。但是秋風一起，情形就不同了，公園門口的收票員終天站着打盹，賣茶的茶爐也用不着生火了，廣大的林園裏只有落葉在飛舞，也許有幾隻小鳥的鳴聲，來點綴這蕭條的景象，遊客到那兒去了呢！

食色是人的天性，遊公園的一半是爲着吃，「柏斯馨」的茶點，「來今雨軒」的西餐部是很有引誘力的。到了冷天，他

們（有閒和有錢者）覺得吃膩了，於是換換消遣的方法，去追逐第二種天性的滿足了。

華燈初上，燕歌四起，八大胡同給汽油燈照得如同不夜城，形成了另外一個世界。

前門外的縱橫錯雜的八條大胡同，是北平妓院的中心區。其中韓家譚，陝西巷，石頭胡同，是清吟小班（頭等）和二等茶室的防區，同時也是大腹商賈，委員大人，以及少爺公子們的銷金地。一九三四式的福特車，新穎快捷的包月車，櫛比的排列着，忙壞了街心的警察，指揮棍往來揮舞着。王廣福街，李紗帽胡同，留守衛，這是三等下處的勢力圈，間也有幾家茶室混在其間，這裏的遊客們多半是勞動階級或機關裏的下級職員，他們大都安步當車的，街心沒有車，却充滿着從牆縫裏透達出來的淫猥嬉笑聲。

邀二三知己，在香巢裏泡壺龍井，嚼着瓜子王，吸支大聯珠，樓着豐肥的異性的肉體，高興時再來個「開始禮」，可怕的寒風是侵不進來的。聊談幾小時，偶然想到了家裏的伊人時，於是從衣袋裏掏出五角票子擲進盤子裏，春風滿面的哼着「打道回府」，她（商品式的女人）還得送到門口高呼謝謝。這，實在比公園裏喝西北風好得多，無怪乎社會不景氣，却影響不到她們的生意。

吞人的蛇似的八條胡同，一共有妓院數百家，妓女三千四百餘人，其餘鴉母，堂差更夫……等合計至少一萬五千人。北平市的人口是一百五十萬，平均每百人要負擔一個「肉體交易

下的生存者」的生活。

(二) 羊肉上市 招待週到

「本館新添烤，涮羊肉，肥嫩可口，」

「本號特聘女子侍者，招待週到。」

紅紙黑字，互相輝映着的誘人的皇皇大告示，在北平的任何比較熱鬧些的街道都可以發現的。

北平人的好吃，是一向着有盛稱的，其實，北平市以外的人也一樣愛好吃的，不過是百步與五十步的不同吧了。在遜清時，所謂「京城」裏的居民，多半是達官貴顯和養尊處優的旗人，這些人的生活，和「豬」是差不多的，除掉睡覺，便講究吃。遺風一直傳留到現在。據說西四牌樓北有一家叫做「沙鍋居」的小飯舖，是清初設立的，到現在還鼎盛着，原因是他們能在一口豬的身上，製出一百多種不同樣式的菜品來，這是別的地方的廚子要嘆勿如的。

秋冬兩季，是吃羊肉的季節，羊肉在家裏吃是不痛快的，或許是「賤內人」和老媽子的手藝太欠高明吧！吃羊肉分「烤」和「涮」兩種，現在我把吃的方法略為介紹。不過，阿拉上海甯（人）是吃弗來格。

賣「烤」羊肉的舖子，以宣武門內的幾家最享盛名，這與他們的設備裝璜是毫無關係的，更不是在於廣告宣傳的了。差不多越是聞名的舖子，設備也愈加簡陋，因為名聲的大小是與歷史的長短成正比例的，設備簡陋，可以表示牠年代的長遠，有幾家二三百年的老舖子，只有幾間又黑又髒的小屋，牆是傾

斜的，窗是破的，桌椅是油滑得可以鑑人，但是門外的汽車也永遠是擁擠的，這可以證示北平人的守舊觀念的深刻，而飯舖老板也可省一筆裝璜費了。吃烤羊肉最好是晚上。在行人道上擺置大方桌一，桌上放着一隻火爐，爐的上面是一片鐵鍋，鍋為平面圓形，厚約數分，鍋面有無數小圓空，這是烤肉的主要器，桌的四週圍着幾張長板舖，櫃台裏站着的大肚掌櫃，一手操着利刀，目光灼灼的注視着外面，靜待顧客的光臨。

當夕陽西下時，爐火已燒得異常的融盛，桌的四週早給一班捷足先登的顧客圍滿了，他們把一隻腿踏上板凳，另外一隻腳站在地下，右手持着一隻一尺多長的大竹筷，嘴裏嚼着「來半斤肥的……二兩白干」……當小夥計把紅白分明的一碟鮮肉送到顧客面前後，於是把長筷子挾着放進醬油碗裏浸一下，再放上那有許多小空的鐵鍋上拌幾拌，然後挾起來送進嘴裏，很得意的咀嚼起來，也有經濟些的人佐以燒餅的，這就是一頓豐美的晚餐，待既飽且醉後，假使設備較好的舖子，夥計會請你到雅座裏去喝碗稀飯，倘若你不是飯量特別大的話，那每次是不會比半元錢耗費得更多的。

賣涮羊肉的舖子就不同了，東安市場的東來順，潤明樓和煤市街一帶的羊肉館，是最出名的，他們都是高樓大廈，設備華麗，煤市街一帶，多顧用美貌的年青女子充當招待，以廣招徠，顧客也是以中產以上階級為多，因為一席數元，外加小費，決不是幾角洋所能享用得到的。

「涮」羊肉也等於是生吃，不過比「烤」要文明些，不是

在馬路的便道上同許多不相識者圍着一張桌子狼虎噬吞的。賣涮羊肉的舖子，大都備有雅座，吃時先備上一隻火鍋；裏面是粉條和白菜心的湯，再把生羊肉放進湯裏去涮一下，就挾出來吃，據說是味道刮刮叫的。

「煤市街去吃女招待」這是膾炙人口的一句流行話，究竟她們招待的如何週到，因為窮小子生來就窮，沒福去享受，只得應無庸議了。煤市街的飯館不下數十家，他們的營業都很不壞。女侍者放着尖脆喉管嚷着「小費一元……送客」聲，和街心的汽車鳴鳴聲，喧嘩得混雜成一片，一直到夜十二點以後，才漸漸的沉寂。

## 汕頭金融紊亂之一例

陳昌華

南洋的景氣決定了汕頭的繁榮。因為潮梅人士，大部分僑居南洋。數年前，南洋正當黃金時代，僑胞每年匯回汕頭的款項，多至數千萬元。汕頭每年增加這多量的現金，在商業方面，便特別欣欣向榮，益以政府的努力建設，不上數年，汕頭遂成爲南中國的一大商埠。

黃金時代，已跟着時光消逝了。年來世界到處鬧着不景氣，南洋的失業僑胞；一批一批的回來，繁華的汕頭，當然免不了受不景氣的影響，所以金融便日趨恐慌了。特別是今年，因爲現金來源斷絕，加以農村破產，購買力薄弱，經濟的恐慌達於極點。

市商會爲亡羊補牢計，乃呈准政府，發行所謂商庫證一千

萬元，額面每券一律一百元，無論什麼人，只要有一千元的產業，便可以向商會領一千元的商庫證，行使市面。這樣一來，如果辦理得法，未始不可以轉危爲安。誰知商庫證發行未及二月便發見多量的偽券，因此金融更趨於恐慌了。

事情是這樣的：商庫證的發行，是由市商會另組一委員會負責管理，當發行之初，識者咸料將來必弊多利少。因爲發行時，時間倉卒，因陋就簡，發行出來的庫證，印刷以及紙質的惡劣；和花紋之簡單，在在都足以引起局外人以莫大的不安，益以這鉅量的庫證，只由那些少數的委員老爺們負責，將來如果發生意外，當然難於善後。果然不出所料，在不久以前，便發見少數的偽券，市面遂拒絕行使。該庫證委員會恐影響市面，立即開會討論，證實并無偽券發現，認爲這不過是奸商從中散佈謠言，因之遂散發傳單，謂如果發見偽券，概由該會負責，風潮果然漸漸趨平靜了。可是不上數日，又發現多量的偽券，風聲鶴唳，這次的風潮，是更加嚴重了。同時該委員會又大發其傳單了。謂果然有鉅額的偽券混使市面。等到偽券發現多了，才來一個鑑別的方法，真券不過在圖章上多三小紅點，其餘都沒有什麼破綻處。據富有經驗者云：偽券和真券似是同一電版印出來的，真偽難以辨別。但當發見少數偽券時，該會既負責於前，等到發見多量時，才否認於後，這似乎太不負責了。他們只顧整千整萬的發出去，因爲有扣頭；有伏馬費；有利息可以坐收，至於商民的死活，他是可以置之度外的。

事後對於幾十萬偽券的處置方法：是除在偽券上加蓋一「

偽證作廢」的圖印外，別無補救的方法，這樣那些有價的庫券，因之一變而為永不能兌現的支票了，這是多麼痛心的一回事。可是我們賢明的政府，對於這種重要的事件，只裝聾作啞，一任他們大施其神出鬼沒的手段，對於商民毫無保障的方法。

## 談談青島

金岡

青島是世外桃源，誰敢說不對。那兒沒有旱災水患，兵匪為亂；甚至於連汽車壓死人的事都沒有。青島的居民除了按時吃飯以外，似乎沒有別的事再值得他們去想了。

海濱是美麗的，可是你看看碧綠的海水上，正泊着幾隻不大的軍艦。你別以為那是咱們中國的，做夢也沒有！人家船上正飄着日本旗哪！可是青島人不在乎，除了瞧瞧日本姑娘的大腿外；可沒功夫瞧那些玩意。

市場三路有所不算大的大樓，門口掛的牌子是「勸商場」三個字。這也許是青島的市場吧？不錯！可是你得注意，日本旗在門外飄着。這麼說這是日本人的市場啦，怪巧的出進又盡是些中國人！大街上未嘗沒有藍地白字「提倡國貨」，「不買仇貨」一類的標語；可是青島人不在乎，日本東西便宜。

青島是世外桃源；青島人就是世外桃源的居民，怪不得天生這份悠然自得的心情！

要說到青島的女人，那可有點出奇。摩登到洋其服，裸其腿臂，嘴裏嚼着香煙，攜美國水兵出入跳舞場的不少。可是藍布衣裳，紅布褲子；梳其頭而纏其脚的也很多。折中的說來，

我們只談談青島的女學生吧。姑娘們在青島，的確是最好的地方了。那兒不講究濃裝豔抹，不時新穿頂花的長旗袍；高跟鞋並不出風頭，燙頭髮也不見受歡迎。學生們都是很樸素的，藍上身黑裙子（熱了換個白上身，冷了穿個藍布袍）。很少看見人擦粉或燙頭髮，高跟鞋更是絕對的沒有。每年海水浴的成績，給她們製造了一張微黑色的面孔。身體不用說，一大部份是非常健康的。

在青島，並不能說是沒有開化；可是無論你走到那一個公園去，很少看見一對對的青年男女在走着；電影院裏更少，至於咖啡館，那從來就沒有看見青島的學生們光顧過。他們或她們的娛樂，僅僅是星期日去看電影，而且更可憐的：全市只有三家電影院，一月中不見能到一部較好的片子。

至於青島的男學生：唯一的山東大學裏，大半是留學者，大街上從不見他們的足跡；就是有了，也不會有人知道這些。這裏大學的學生（註：雖然他們也有制服，但很少穿了出去的）。中學生非常重要，那兒只有五個男中，可是每一個學校都有嚴重的軍事訓練；所以制服穿得非常整齊。他們只知道在校裏絕對服從，在校外講究軍紀風紀。除此而外，跳舞場，咖啡店，連做夢都沒到過。甚而至於日軍進攻，日艦增加等問題，也從來沒有注過意。噯！這些都是世外桃源的學生！

在那兒，警察拿着小棍在街口散步，汽車見人就躲。堂堂的中山路上，有時候掛着不少的日本旗！

青島是世外桃源，誰敢說不對？

## 廣州生活什寫

勞心

### 四，賭番攤

『賭番攤』這一種賭的玩具，差不多是只廣州附近一帶才有的。而也就是廣州的小市民，中下階級的人消遣品。

一天，我從一條過海電船回來。一個商店的老板的，跟一個像師傅的模樣的在大談其『番攤經』。他們像是很有味道似的。

『刁，「入門買一二」是沒有錯的。』

『我真笨×，我忘記了，否則我一定不會去落三四角的。時衰運衰……』

『無論誰也料不到他會四跳二的！』

『……………』

他們的談話，把我帶回了一個段片的回憶。因為我某一個時候，是曾經和兩個朋友，走進這些地方，一方面爲了觀光，另一方面是爲了消遣點時光，和解除愁悶的。

番攤館（廣州俗名）是在河南方面的。是全由一個公司來承辦的。早幾年本來曾經說過一次要取締的了，不過爲了這筆大收進，却捨不得掉手，才准許他們在河之南一帶開賭。

在半夜的時候，『銀牌現錢』的 Neon Light 是很猛烈地刺激人們的眼睛的。進了賭場，便是一大堆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一個很高的枱子，上面是一張一張的四方硬紙板（攻打四方城的俗語是來於此的），於是擁擠着的人便把袋子裏的錢

拿來押了上去了。枱的內面，是有兩個坐得很高的『攤官』，有一個是拿了一枝很精緻的小竹桿，在撥那些籌，於是便決定了這些人的命運了。……真的，比官還要利害十倍例。

上樓，便有人可以供給你茶烟小點，可是你賭的注錢却要用現錢去買他的銀牌，或者到臨走的時候，照數結清。但是上樓賭的，大多數是一些有錢的老闊們居多。但，一夜破產，也不是少數。

另外，還有一種寄生於這一種賭博上的人。那就是些流氓們，站在門口，等候一些意氣揚揚的得勝者有給予以一些少許的金錢，以度過他們的一天一天的寄生生活的。……………

船已泊岸了。我便上了岸，在上岸時，而進的人却很擁擠，而是嘈吵之聲却一直鑽進我的耳朵裏，而最響亮的是：

『刁那媽，沒兩個鐘頭，輸了我一月的黑糧（註一）。』

『趕注（註二）了吧？』

『連大棉被也上了當了。』

我給人羣擠了出來，他們以後怎樣，我可就聽不到了。

### 五，戒煙室

一個新到廣州的朋友，他問我：

『戒煙室究竟是什麼意思？廣州地面這多的戒煙室，豈不是已經沒有了吸鴉片的人了嗎？』

我沒有答他，却一直引他走進了一所戒煙室。因為我相信這樣會比較怎樣地勉強的解釋，來得容易使他了解一點。

剛進了戒煙室，就一股勁兒的雅片味道沖了出來，鑽進了

觸覺，差不多要發嘔。可是我仍忍着，一直牽了他進去。我想走了。

「要多少？」

琴童（註三）走來問。

「二角子」我搶着回答：

於是雅片的用具通都拿來了。

我的朋友便問我：

「你好此道嗎？」

「不會！」

「那怎消受？」

「你不吃，自然有人來。」我答了之後，我便跟着反問了一句：「戒煙室是怎樣，明白了嗎？」

會心的微笑。

於是我便喊了一個道友（註四）來消受了這一盤只二角子的雅片了。照例這一個道友是十二分地樂意地感謝了便睡在一側，拿起了槍，在燒煙，在居居地抽起上來了。等他抽完了一口，他問我們。

「先生們不會嗎，等我打一口給你們先生吧！」

「我不慣，你只管吃好了。」

「你們先生不會，真怪事。在這裏常常也很多像先生們一樣的人來的哩！甚至一些挾了書的學生哥們也一樣來。」

真怪事？你才怪事呢！我不禁咀咒起來了。

到底我忍不了這股臭氣，便掉下了一個雙角子便拉了朋友

#### 四，公司天台

隔了一天，便陪了那位朋友，走上了城外的大新公司的天台了。

這個地方，在從前我是常到的。因為我住的地方靠近這裏，而且又喜歡看京劇。不過，近來就不常到了。因為地方又距離得太遠，別一方面，又不願意化這四角子到這無聊地方逛。可是，這一天却給這位朋友扯了上去了。因為這一個地方，也是廣州人生活中不可忘却的一個地方咧。

若拿來打比方，那就十足是上海的大世界了。內面是什麼東西都齊備起來的。而且又因為是在很高的大新公司（註五）的樓頂，而且又俯視珠江，可以嘗一嘗那「珠江夜月」的風味，本來是實在是暑天的一個勝地的。不過點綴品太多了，反弄巧成拙吧了。

這里最特別而又最普通的東西，就是野鷄多（野鷄就是廣州給予私娼的別名）。聽說這裏的野鷄，假如找不着生意，冷清清的時候，大可以到開口取回一半票價的。但是，公司天台的老板，却因為多了這一幫野鷄，而至生意加倍。所以才會這樣相依為命的通融辦理。

因此，你可以說這就是國貨陳列場。或者通俗一點說是：人肉販賣所也無不可的。

美麗的假石山，配之以半暗半明的電燈，而遠處傳來遊樂場的音樂聲，這個時候的這個地方，就是一些「求善價而沽」

的『清白女子』了。

她們每一個都跟隨着每一個像跟班般的監視者，像是告訴人家『非買勿動』的樣子。於是這也就像一個花場，而一般買肉者的小市民們，靠了一月來的血汗換來的少許的薪金，就在這裏穿來鑽去的，像一個蜜蜂，或者一隻蝴蝶似的，要尋他這一夜的忘却了一切勞苦的食料了。

我們跟那里走過，自然地鑽來一股聲音：

『先生，有好姑娘，……看看，可……』

我沒留心聽她說的話，便走開了。

這種娛樂場所，實相當於廣西省會南甯的特別區一樣的不正當娛樂的聚集地。

究竟這地方，是站不住腳的，便溜之大吉了。

### 七，捉雞（註六）

因為看到了野雞，便想起了一段很別開生面的活劇。這劇的開始是這樣的。

有一天晚上，我們到一個旅舍里找一個朋友，後來給朋友留在旅舍里躺了。因為是久別重逢，免不得又來一次『聯床夜話』了。

一直至午夜，忽的聽見了一陣嘈吵的聲音。

『不要放鬆一個！』

『上頭命令……看看廁所沒有？』

『一個走了，上了瓦頂！』

跟着就是一場大鬧，女的聲音是像受了什麼驚恐的叫。而

一般粗魯的警察的聲音是響和着，成了絕妙的交響曲。到了不久，我們的房間，也着了他們的目的。

門開了，走進來兩個警察。

『這裏有雞嗎？』

『不！』

他們還不相信，拿了電手筒，在房里每一個角落里掃射，連床底和掛衣裳的便門也光顧到了。總之因為翻不到點什麼便哭喪着臉走了。

這時我們也走到門外看了。

看了下面是用繩串繫了十多個賣淫的野雞，另外又站着幾個嫖客們。不一會，他們走了，這一幫人也順帶給他們帶上了一輛囚車走了。

這一幕活劇也完了。

後來問一問人家，才曉得是野雞們借旅館作賣淫地，而給政府們曉得了，所以常派人來半夜三更捉了去，或者罰金，或者坐幾天牢子，便又放了。

聽說因為野雞們要逃避他們，曾經有兩個從瓦頂逃走的，而至失足跌到街道上去的，也有很多次數呢！

心里倒不禁為這非人的生活可憐了。

她們也不是一樣爲了生存而幹的嗎？她們也一般的是人吧？爲什麼她們幹的生活，販賣了自己的肉體的羞辱不要說了，而還要受官府的歧視而至像捉一些盜匪般捉了去呢？若說因爲娼妓而捉，則她們無非少繳了那些稅捐吧。假如她們納了捐稅

，又不是正當營業（？）嗎！

（註一）黑根，是一般上雅片癮的人的糧食。一般好賭的小市民，大多數是有抽雅片癮的。

（註二）趕法，是賭徒們輸光了錢，再去湊回來再賭的意思。

（註三）琴童，是成烟室里的僕喚。但不一定為童子，有時是女招待也不定。

（註四）道友，是雅片癮人的稱呼。而在成烟室中的這一種是專以替人燒煙，而希望可以揩油的窮君子。

（註五）大新公司，是廣州最高且最老的一所洋房子。是百貨公司而兼大世界的娛樂的。

（註六）捉雞，是警察們捕捉野鷄的專用名詞。

## 台山社會概談

郎 瑛

「台山城」就是有名的「小廣州」地底繁華是靠着一般在外國的華僑底血汗錢而發展的。因為有錢，所以一般都趨奢華，偉大的建設和一切的可以說是廣東全省之冠，但出產方面却沒有什麼好說。

在許多年以前，失業還未暴露的時候，南方陸續的有一幫一幫的大衆拋棄了農事生產而買舟到外國去的，如美國，加拿大，南洋，古巴，祕魯……等地方去做工。的確，那個時候認為到外洋去是發財之道，尤其是台山一縣較為利害。農業生產從此停頓，固有的手工業也不求發展，而台山頓成爲富厚之區，從外洋帶了數萬的銀兩回來的富翁真計不盡的。於是，台山跟着各地都大施行建設，繁華新景象成爲「一日千里」之勢。而

台山縣的繁華真可以說是全國的上等縣區的。大洋樓，大旅店，大銀行，其他各項商業，亦趨新奇。

然而，自失業的恐怖侵襲了台山以後，外洋的失業華僑一幫一幫的退回故鄉，外洋停頓了匯款，於是往日繁華的台山城頓然變成窮困之處，既無生產，又無進展之可能，一般情狀，怖恐萬狀，雖有錢的商人亦搖頭作嘆的。

現將各項略述于下：

（一）新甯鐵路。這是商辦的路線很長的鐵路：從新會縣到台山縣的斗山，還有西南支路，許多年以前，這條鐵路營業非常進展，獲利甚大。但自經濟怖恐以後，坐車人的較少，而捐稅又重。管理既不善而又遭公路汽車抗侵，爭奪生意。於是營業頓然冷淡非常，每日開支比收入還較多一倍。故有第一次裁員，第二次裁員，第三次裁員，而一般職員工人日日減少，又減薪折扣，而營業依然冷淡，不可收拾之概。

（二）銀行與大酒店。酒樓甚多，以西園，廣州，台山，廣東，晏喜等較著，以前的營業甚盛，惟近來則闌若無人。倒閉者已屬不少。銀行有五華銀行，嶺海銀行，廣州，信託銀行……等許多間，年來倒閉而復開者屢屢。已非昔日可比。

（三）住家樓。因為有錢，所以新建洋房極多，尤以環城路最盛。往時，每層租值多至四十元，今則十元或六七元間。而且還是十室九空。現在出帖召租者七十間，未願召租尙在不在此數。

（四）星相家，巫婦及媒婆。這一些却非常發達，年來農



村破產，不幸的事情屢屢，一般鄉人所受到的痛苦，都趨向這一些相家巫婦的地方求解決。雖然是迷信之極，也可以表現這社會是反常的。計城內外的星相筮卜者達五十六人（內女性八人），每逢二七兩日墟期，真是興旺非常，途爲之塞的地來來去去，多在台西路環城路一帶集合。

至于媒婆，每逢墟期便集在正市街，西濠路各處，統計百二十人以上。農村破產的當中，就一個縣城里，有這多的媒婆實是驚人的數目的。他的發展有兩個原因：

A 農村破產，一般男子不能在經濟的條件下解決婚姻者非常衆多。娶不起年輕的少女，大多便轉娶年青的寡婦。這班媒婆專替人幹這樣勾當。況且以前的寡婦有許多靠着丈夫的遺產過活，而封建思想以守寡爲貞節的還甚濃厚。現在却相反的，生活無法維持，不得不改嫁了。

B 一般老寡婦及窮老媽子，爲飢寒所迫，不能維持家庭生活。便樂意爲人奔走，介紹成功，雙方給回介紹錢共三十元左右。

爲了這許多緣故，星相卜筮和媒婆是特別發展了。

(五) 賭博。台山是全省最盛賭的地方，因爲一向是有錢的；許多少爺公子閒空在家，賭便成爲唯一的過活方式。政府對於這項的收入每年在二百萬以上，賭館多至六十餘間。現在，經濟怖恐的影響，賭業冷淡非常。存在的只有新福利公司之番攤館六間，白鴿票廠兩間及其他數間雜賭館吧了。而且以前賭博鬧熱通宵，現在不到十一點便冷靜非常了。

(六) 妓院。台山的妓女，在以往多至一百五六十人。西濠路一帶真是車馬水龍，酒樓歌聲，燈光閃灼。鑼鼓喧鬧通宵者，雖庸平姿色的妓女，也有每夜四五臺的鬧盛的。可是，經濟怖恐的現在，花叢冷淡，妓女稍在姿色的都別去或轉業，所存的只有四十名。而且非常冷淡的。花捐收入，大受影響。

(七) 教育。台山的教育底發展，也可以說是全省之冠的，中等學校也有十餘間，學生甚衆多。繁華的積習亦到處可以看到。因爲經濟破產，中學生大學生沒有出路，於是中學教員小學教育互相明爭暗奪，學生亦減少。一般教育界的人們都搖首嘆慨。甚至，每一個小學教員一年的薪金一百元也有人在奪爭的。同時，年來各中小學的風潮發生，也大都爲此。

總之，台山縣雖然表面上爲廣東省的最好縣份。可是到處已生着毒瘡。經濟的怖恐已不可收拾，而一般虛榮奢華的積習依然不減，生產亦未求開展，實變成一個「死」的縣份了。

# 女壇登龍術

章 連史紙印 上下二冊 曝露鮮明 指摘入微  
克 古式裝訂 風雅可愛 借鏡有道 趨避須問  
標 內容充實 趣味悠長 莫入歧路 離此迷津  
著 既莊且諧 亦喜亦憎 春雷一聲 直上青雲

定價大洋一圓陸角

## 廖內風光（續）

心影

### 八、教育

雖然遠在海外，但華僑們却有件說壞却又並不壞的事情，即備有一付十分固執的保守頭腦，因有了此種頭腦，所以幸而中國的文化也隨之得以流傳而不受同化。

華僑的教育，即基於此點而成長的。

華僑們會頑固地叫自己的孩子從小就必須說家鄉土話，一說本地番話或異鄉話尚且要責罵，則對自稱五千年上國大明的中國文字又何能湮沒？故各地學校林立，教育之發達，以目前破產下的中國現狀來比是有過無不及的。

廖內有學校一所，雖「僅此一家，並無分出」，但校舍之大，經費之充足，與夫辦學者苦心經營，校董的熱心慷慨，在使人敬佩；學制係採自國內，教科書也全用中國特編的，尤可貴的是教師完全用國語教授，即幼稚園不滿六歲的孩童們，女先生也「這個」，「那個」地對他們談話，這也是在高呼國語教學的祖國所望塵莫及。

該校因環境和經費關係，祇辦完全小學，尙未能達到中學能力，但却很能夠普及，在學兒童約佔學童十分之九；當地華僑很知道知識之寶貴，並因學校係自己心血所經營，所以把自己子女送入學校是出於心願，不必強迫，對學校也十分信託，他們對教師更十分尊敬，所以待遇很好，國內江浙和閩廣等地去南洋當教員的很多，自然是因為薪水高，待遇好；不像國內

領七折還受社會輕視的緣故。但年來因景氣不佳，已非昔比。

學校經費現在雖受不景氣的影響，但還不致十分拮据；由於校董們努力籌劃之故，曾舉行募捐，現房屋及現金，不動產約三十餘千元（南洋不用萬作單位，而以千。），每月坐收利息及房租作為開支，但到底因不景氣，學學行政也稍打擊了。

該校創辦已二十餘年，從裏面出來的人材頗不少；他們現在有的會得了「洋翰林」的學位，也有從國內著名大學畢業出來；我們不能不嘆華僑魄力之宏偉。

廖內除開辦學校外，文化建設可說一點也沒有，這自然因為地方狹隘，一方面也是荷政府壓迫之故；本地報館是沒有的，新聞紙全由新加坡供給，對於書報之檢查非常嚴厲，和中國神經有點錯亂的「同志爺」們不相上下，碰到紅色的封面即予沒收，連「生活週刊」那樣穩健的刊物都不准入境，其他新文藝書籍更不必說了。在吾國奉為百無禁忌的聖書「三民主義」，在他們目中却大危險，不但沒收，有時還叫你去問問才放出來。此為中西「神經衰弱」程度之有異者。

### 九、媽祖廟和大伯公石

一面辦學校，振興教育；一面却修葺廟宇，提倡迷信，僑胞們可說極自相矛盾，盡滑稽之能事了。其實目前國內又何嘗不是如此，一面新生活運動，一面迎神會；一面喊科學救國，一面却派救學委員領導民衆向海龍王祈雨；何能獨怪僑胞。廖內的廟宇，比起學校來竟達數倍，這原本是國內怪現象，不足為奇；其中以媽祖廟。規模最宏。

據說四十年前，由中國來了個和尚，捧着「媽祖婆」和「清水大師」兩尊菩薩來此募緣，和尚募飽了後出個規，說過二位菩薩看中廖內，要作長住之地，讓本地人頂禮膜拜，為地方消災納福；這也是廖內華僑活該化錢，大家一看菩薩如此抬舉，於是星夜造廟讓他倆安居施福。此廟一生。迷信就根深蒂固地牢不可破了。

大伯公石處在山巴裏，坐汽車約半小時始到，原來所謂「大伯公」石，祇是幾塊頑石而已，其中一塊形如鱈魚，故名。（南洋以為鱈魚是一種神的御騎，相傳做過三保太監的隨從故多以大伯公魚稱之。）這不過是人造的聖蹟，來焚香跪拜的人很多；出典却不能考證出來了。

每屆陰歷初一十五，兩地香火很盛；而新年元宵以及佛誕，則山陰道上，絡繹不絕，其中雖以婦女佔多，魯男子亦復不少；值此不景氣時期，大家不知道經濟制度的關係，以為生意慘敗是神的降災，活想用香燭去買回幸運；所以每天香火反和不景氣成爲反比例；他們甯願餓着肚皮省下錢去買香燭冥紙，正是可笑又可憐了。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廟的建築；媽祖廟完全和國內寺院一樣，雖地方並不大，但也金碧堂皇，把整個東方藝術全搬到這海外來，無論壁爐，木魚，佛龕……都一如中國，即壁畫以及廟內一椽一瓦亦無不畢肖，置身其間決不疑身置在海外；此實我們不懂「中國頭腦」是如何構成者也。

僑胞們既如此迷信，當地政府也樂得任其自然，只要不妨

礙他們的統治是無不可的；祇是靠佛吃飯，多生了一批寄生階級加重僑胞之負擔而已！這種惡現象，誰也沒法取締，祇要反過來一看目前的中國就會痛心的：活佛金剛法會據說是救國之策，唸符咒則也可以避毒瓦斯，雨花台上的祈雨和世紀前的初民又相差何幾？我們能苛責遠在海外受不到國家保護的僑胞們嗎？

十，甲必丹

「甲必丹」係英文「Captain」的音譯，此地之謂甲必丹者是「華人政務司」，一切地方上中國人的民事糾紛全由他判決；由荷政府委派的，必須精通荷蘭文及熟悉當地情形者，多由世態而來。

廖內的甲必丹一職前由僑紳黃豐源充任，現則子孫落魄星散，祇剩下一個不知第幾房的年青伙子承襲着。

甲必丹的遺屋，至今猶存；面積很廣；房子的建築很特別；似竹節形，長度佔了一條小街有餘，屋式全仿中國，有樓有廳，十分軒敞；大客廳三個，佈置着沙發鋼琴頗稱幽雅富麗。

甲必丹閒散無事，有之惟辦理出入口護照事宜。他祇不過是一隻荷政府所豢養的忠犬，用來代替統治，作為「以華制華」的工具和傀儡而已。

十一，統治者的荷人

在女皇「陛下」的帝國勢力下，南洋的殖民地圈，荷蘭是和大不列顛可以爭雄的；蘇門答臘，爪哇，巴達維亞，……這些都是南洋有名的荷屬殖民地。

廖內的最高統治者，甲必丹以外，自然是荷蘭人，他們都是當地長官，或海關，郵局的職員。

在靜謐的海岸，一併排地豎着許多精緻的小洋房，白天，沙地上，岩石上穿着浴衣嬉戲着；夜晚，每間房裏，窗內瀉出紫羅蘭的，橙的，或葡萄色的，從輕紗里透出來的燈光，蕩漾出一陣悅耳的鏗鏘，異國情調的曼唱，……這就是安舒飄逸荷蘭人的生活了！

他們造下精巧壯麗的荷蘭式住屋，在這清淨的異鄉，饒有詩意的熱帶，做着殖民地的主人翁，他們到廖內後永遠也不想回到故鄉去了；水國的故鄉。那里及得上廖內，他們的生活，正是輕逸瀟灑，合於「庭前梅竹」清客們所理想的生活啊！

## 十二，堤岸

荷蘭是水國，所以水的工程是世界聞名的；這樣個小小的廖內，也不肯放鬆；伸出到海面約三百尺的堤岸就是他們本領的施展。

日里當作碼頭，便利輸運；到晚來，便是唯一乘涼勝地；全由廖內華僑集資所建。

夜晚，佇立在欄杆邊，海灣反映着晶瑩的皎月，遠處小嶼隱約地在朦朧中靜靜地躺着，泊在附近的有倦游歸來的漁船，船上的日本漁夫蹲坐在甲板上玩牌，哼幾首故鄉的俚歌，當幽恬的靜寂中，從遠處飄來抑揚動人的馬萊歌，或潮汕僑胞清脆嘹亮的笛聲；誰不「仙乎！仙乎！」地陶醉啊！

馬來亞是迷人的，何況是柳林的夜，海邊的夜啊……

## 十三，大坡和巷仔嶼

大坡係一小嶼，在廖內對面，船渡約二十分鐘即到。坡內全是潮州人和海南人，傍海搭屋而居，人口稀少；數年前遭了一次大火，至今猶未恢復原狀；沿海燒燬的屋子，現尚能見剩下的木樁露出於水面。坡上住民多以捕魚業，樸實勤勞生活簡單，設有初級小學一所，破廟倒有二間，至今還有人在虔誠地供奉。和廖內相形之下，自然是冷靜得多了！

走出大坡，坐隻汽艇，到巷仔嶼去玩玩，倒是別有一番天地的。

顧名思義就知道巷仔嶼是個很小的狹嶼，到裏面去，要經過曲曲折折活像幾百條的小巷似的幽徑。沿途，河水碧澄如鏡，一種不知名的灌木，蓬亂雜糅地交錯倒垂在水裏，小河既狹，又十分彎曲，坐在艇上，彷彿置身於非洲腹地的內河，和有聲電影里所攝的一樣，所差者未見鱔魚從艇傍擾人耳。如桃花源記所寫的一樣，抵嶼時正是豁然開朗，心頭為之一爽。

嶼上別無他物，唯築有華僑開辦的釀酒工廠一所，廠裏面僱工十餘人，終年勞工作不離不一步。他們過着極其平淡的機械生活，不知外面世界的紛紜爭擾，的確大有世外桃源之概，其實又是如何清苦的生活啊！

離開巷仔嶼不遠有個更小的嶼，那里建有「觀音堂」，堂內住下和尚和工役，一共二人，此外一無物了！到觀音堂去的河道，更狹窄更彎曲，汽艇行駛時異常不便，但別有天地，詩意惹龍來此燒香者無非缺鬚的婦女，她們都是許下絕大的心

愿，懷着虔婆異常的信心而來的，所以這地方並不熱鬧，倒很適合和尚的修養。

觀音堂內建築和國內的小寺院完全一樣，一杯一几，也莫不來自「唐山」；如此荒僻絕少人烟的小嶼，會有人住下，維護着「東方文明」，真使外國人嘆服。

在此小嶼內二個人生活，已不算奇事，因為有施主的施捨，且佛地清淨是理所當然的，但有許多僑胞們，他們却是迫於生活，常常跑到荒漠窮僻所在，祇要有地方睡，有一塊土地可以耕作，無不孑然一身，原人式地把日子打發下去；他們生活的艱苦，實非養尊處優的闊老們所想像得出來的。

在這樣一個年頭，一長串的飢餓，一大羣找不到工作，吃不到麵包的人，生活是比畜牲還不如；而我們還看到醉生夢死的出入於酒吧舞場間，和飄逸清談，自命風雅的士大夫們，能不痛心？！

#### 十四，南國的女人

*Brunettes* 的肌膚，醉人的啊！馬來亞的娃們有雙大而黑的美眼，黑澤的頭髮，雪白的貝齒，是魅人的美的安琪兒啊！

她們大都穿着「紗籠」（以布縫成籠形，遮圍身體。）却並非跟人時髦，脚腿是本來不穿鞋襪的，鬢邊一朵鮮花，脚上一雙木屐；她們不必抹粉塗脂，但她們是美；天然健康的美。

的確的，南國的女兒們都有健康不過的身體；胸脯是豐滿的，臀部高高地突出，皮膚雖黧黑，却像咖啡，濃郁，膩潤滑，柔軟富有彈性的；「過番」的小伙子們誰不迷戀，回「唐山

一來，帶來個「番婆」誰不羨慕？有的「唐山」已娶了黃臉婆，却再討了一個，在那邊成家立業，老死相處，再也不想回唐山了；這種情形比比皆是。

至於從唐山去的婦女們，是番化了；大家因適應熱帶生活起見，也都圍上「紗籠」赤脚穿木屐；她們一洗祖國所賜的「忸怩」，都能上街游玩，不必拘束；每當陰歷新年或其他節日，廖內也照例斂錢演戲娛樂，她們都搬一張木檯聚在戲台下看，和在唐山完全一樣。除了喜歡賭錢或兼抽鴉片而外，她們並無可以疵議之處，她們並不像「唐山」的摩女，釐成一天到晚打扮得花枝招展，妖嬈淫蕩，專門吃飽了飯等男人挾着汽車，逛舞場，一點兒事也不做；她們却大半勤奮耐勞，能夠幫忙丈夫做活，一面處理家務，看顧孩子；祇是遠離故鄉來此遼遠的海外，免不得望着星空，起了鄉思而已。

#### 十五，一宗「特貨」

廖內最近出了一宗「特貨」，係最近始發現的；所謂「特貨」並非中國鴉片的雅號，而是士叫做「輕銀」的錫。

廖內的山巴裏，泥土是火黃色的，據化驗的結果，發現了這些泥土裏含有多量的錫，於是荷政府大喜過望，認為奇貨可居，特禁止人民採掘，由政府組公司大規模地開辦。據說一旦成功，可以和日本互相競爭，因以前荷蘭錫的原料均自日本輸入，每年不下百萬，無怪他們認為「特貨」了。帝國主義者原料都採自殖民地，他們不惜化費鉅額金錢去經營；而擁有無限鑛產的中國呢？遍地罌粟，却算「特貨」，又復何言。



### 我們的「校花」

維喬

自歐風東漸後，各校都有男女同學了，以前學校裏的男生，在課後無事，只有向煙賭方面着想，所以大多都成了一個「病態」，被他國人名了一個「東亞病夫」的大號。在現在，歐化中國的現在，學校裏情形不同了，添了一批女生後，把一般男生的課餘時光，都消磨在對方面的追求了。因為追求手段的利害，小小的醋風，也就不得不產生；所以在女生方面，「校花」的銜頭，也有些成立的可能了。固然，男女同學的校裏，校花的推選，是不免的，可是單性的學校裏，怎麼樣呢？所謂沙中淘金，自有別的法子尋找。我們！我們校裏，因專門工業的原故，在中國，女生是無機會來的，然而於課後一般同學又怎麼呢？固然，向外發展追求是有的，但有因追求的不足，就很有

趣的，也在校裏選幾個S.P.再在幾個S.P.裏，認選一個

為「校花」了。的確，這校

花雖不很那般的可愛，可觀

，然而校花，也有校花的資格

，校花的條件。我們的校花，

可以說有點異性化，平時也

因有校花的銜頭，所以言語方

面，很有莊嚴，非與愛好者，

相處相談，他們恐怕不能多語

了。我素來不會觀察人家的人

事的，可是在這那期的校花選

定了後，倒使我有點清爽糊塗

。校花自有校花的道理，恐怕

以後，別級裏再沒有繼續性的

，能選出這合條件的校花來呢

，幾乎是一種歌曲好像任誰人

都會唱的一般普通，吃飯難的

隊伍裏，我是其中一個了，我

是一個剛畢業的高中生，本來

還可以升大學去的，可是有金

錢才有教育，窮措大的我，雖

見了大專校重地窮者莫入的牌

子已經把我嚇退了！所以升學

這一層，我祇得享學校聲譽吧

了！既沒有錢去升學，所以跑

到了社會上謀一點事做做，找

餐飯吃吃，可是難乎其難了！

什麼的碩士，學士，也都我不

着事做，何況一個區區高中生

的我，更不堪聞問了！我又

### 閑談

覃誠

剛睡午睡，擰起迷蒙的睡眼，不意張君已駕臨，譚君又開坐一枝藤相陪，我作「具體而微」的沐浴後，便各自乘噴，開始暢談，張君說：「我們民教館戲劇研究社提倡公演『怒吼吧！中國！』這一幕劇，聯絡市內九個劇團健兒的合演，佈景內電燈五光十色，無奇不有，千變萬化，故幕尚未揭開，觀衆已互相爭聚，至於幕開時演員技術的嫺熟，表情的入微，繪聲的緊張傳得全場掌聲不絕！據云：此次話劇公演，觀衆的擁擠，誠本市空前所未有，且得噴噴贊語的品評！

忽聞劉君跨進房門，呈露着極度的惶恐，促促促的說：「母校（姑且稱為母校，因為咱們尚未有資格領文憑）邇來註冊人數寥寥若星辰，相反地佈告欄則滿貼批示，細看原文，十有九都係『……經濟困難無力繼續呈請休學事……』」

按我們同學大多來自窮鄉僻壤，是否因天災人禍所壓迫，苛捐雜稅餉剝或別有他故而至於輟學，似此情形，實母校有史以來所未有之怪狀，諒必農村經濟趨崩潰，也歟？

譚君亦云：本人閒倚一枝藤椅，手披詩卷吟哦，吟到惟妙處，則循聲朗誦，亦高亦低，亦快亦慢，隨着音韻的拍節，幾疑身置幽境，飄飄欲仙！

憊疲時，拿起笛，吹出芳心的哀曲，奏出愛國的歌兒，悠悠自得！比那些御輕紗的小姐，躺在沙發上苦望着郵差來，送些個人兒的信，約往天台遊；和那些登高跟鞋的太太們整日幻想那紙醉金迷，吃魚翅，兜風總勝一等！

余則謂久住在城裏，耳所聞到的軋軋的飛機聲汽車聲汽笛聲和悽涼楚楚的叫賣聲覺得苦澀無味；不若鄉間大自然界的清靜幽美，目所見的都是素相識的伯叔昆仲和鄰居的戚友枯每當夕陽西下，促膝談心，尤其花棚月下，獨個兒欣賞！然而在那下住久了，又深覺沒有梵亞給以可以傾聽，生活單純，便無形中又羨慕城市中之享樂。個中原由，余不甚了？其亦人情大抵然歟？

### 吃飯難

王幹勤

處在怎個畸形發展的中國，吃飯確是很難的，大約你們瞧見吧！隨地都可以聽得到的

「嗚呼！吃飯難。」

一九三四，十，于廣州

### 史量才遺囑

申報總理史量才，由杭返滬，於航海路上遇刺殞命。有其子之友人，因同在一汽車中，致被誤殺。有人說：此人真是死得冤枉。但史死得又如何？

（沙各）

### 「香檳票」航空獎券

沈琴

前天君來看我，這是多麼愉快的事呀，他在這裏畢業後，上XX銀行去服務，已有兩個禮拜了，這一次見面後，談得怪熱的。

「那邊的酬報好嗎？」我有些豔仰似的，

「還好，」他泰然地，是的，我懂得，無論怎樣一等人，慾望總高出於自己的現實，君當然不會例外。他還不告訴我，那裏的新金是半月一發的，用信封裝着送來。

「你買航空獎券不？」我想銀行員是常喜買什麼發財的獎券的，所以我這樣的問他。

「我想買，但是還沒有買哩！」他自然想買，不過他又說：「同事們多買香檳票，他們也叫我買那個啦！」

「香檳票的希望大不大，？」我的心也彷彿給那三個字誘惑了。

「不還是和航空獎券一樣的性命運嗎？」他這句話便平了我的心的。

「那麼你呢？」  
「我想與其把錢送到外國人手裏去買香檳票，倒不如把

這錢捐進救國會去，航空獎券我一定買，就是不中也算錢不流到外國人手裏去，我是不妄想外國人的錢，發洋財！」

是的，君去後，我想，他的談論我很讚成，兩頭一樣的是性命運，航空獎券究竟是自已國裏發行的。

### 「隨手關門」

陸祥

西北風吹來有些刺人，於是的門上的「隨手關門」的條子也臨時出現了。

萊平常出進是不帶門的，會便常常罵他：

「手臂折了嗎？怕門會軋斷你的狗尾巴？」於是，這天萊便想法子報復啦，在門里的握手上塗了許多墨汁，靜候着會的來到。

不多時，果然外面「喀喀」的皮鞋聲來了，回頭去瞧，開門進來的正是會，看他把手在背得攥住握手帶上門去，又把手插進褲袋去，袋口上便擦了许多墨汁，說笑了，弄也笑了，大家笑個鬧然。

「笑什麼，你們？」會有些發默。

「笑你！」我讀。  
「我有什麼好笑？」他更不解。

## 今文觀止

闡揚孔子大同真義祈  
禱世界和平大會啓事

「笑你，又到她那裏揩了油來拉！」萍的回答真妙。

「一面頰的白粉，多漂亮呀！」誠會意，搶着說：

「會，他有些懂得了似的，微笑着，同時把那隻手到面頰上去一擦，正着，四五條黑的手指影兒，印上了面頰。於是一房間的人都笑得捧肚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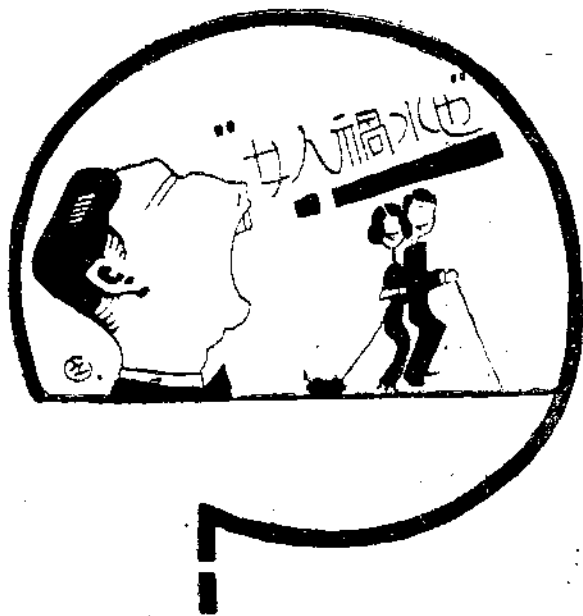
「更漂亮了，活像個大花臉！」萍叫起來。

「是，更漂亮了，這倒像花狗的脸哩！」萊報復似的在一傍也喊起來。

一九三四，二，三，

兵凶戰危。古有明訓。繫昔戈矛相搏。已覺殘忍不仁。近世科學發達。戰端一啓。其死傷破壞之慘酷。為禍豈不更烈。前者歐戰劇痛。足資殷鑑。雖世界各國亦知佳兵不祥。發起軍縮會議。惜祇知為和平運動。而不得所以興起人心。實現和平之方法。卒致一方要求軍備平等。一方要求安全保障。遷延迄今。竟至圖窮七見。各國因不能實踐軍縮之議。遂反而為軍擴之謀。彼此增加軍費。造機造艦。競為殘殺準備。一旦爆發。其悲慘情狀。較前次歐戰又必過之。倘不及早消弭。惟有坐待同歸於盡。竊思萬物並育。尚不相害。况人為最靈。知能俱備。苟澈底覺悟。知人類互助之真義。何不可共存共榮於天地之間。惟我先師孔子所創大同主義。誠人類自救之慈航。保障世界和平之良法。第以數千年來。鮮有闡發。遂致真義不明。未能實現。夙詎 正元段師尊學宗先聖。德備道全。數十年講學明倫。不少潛移默化。同人等或偶聞妙道。或久坐春風。視其言行。證以事實。深信其為締造大同之唯一導師。茲以現世禍機迫切。各國靡不自危。而又苦無術挽救。爰擬虔誠懇請 段師尊講經說法。闡揚孔子大同真義。祈禱世界和平。冀使世人咸聞大道。轉移惡念。振發仁心。變戾氣為祥和。化干戈為玉帛。明德新民。共躋昇平。當世君子諒所樂從。倘荷贊成。願闡明教。

「失忘者的呼聲」



同號萬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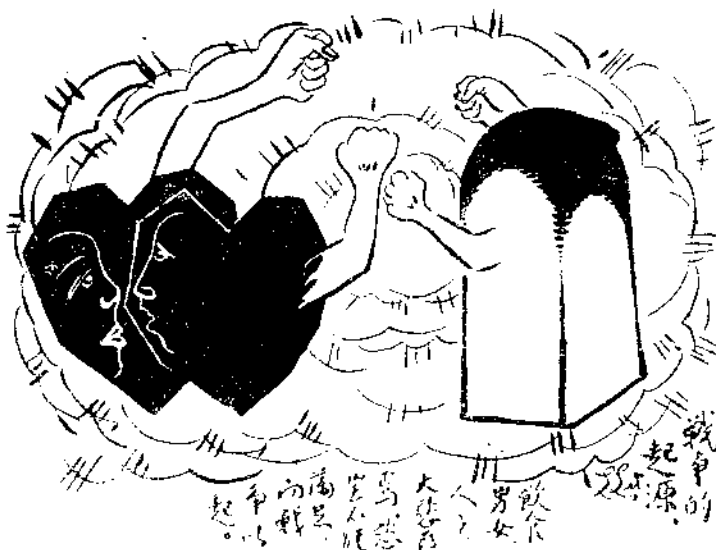


案頭

忘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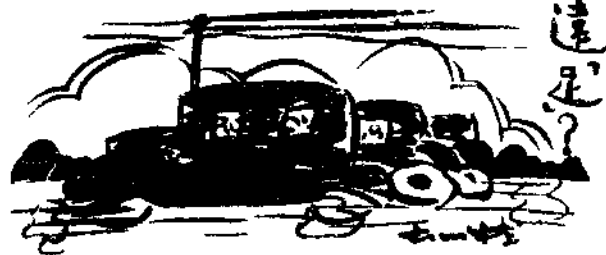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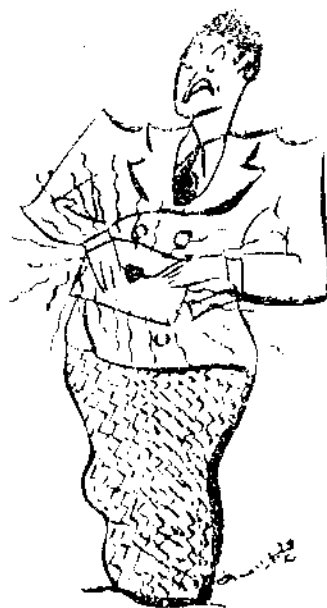
亡川林

生存競爭



林飛志作

唯心派  
忘我作



遠足之足  
忘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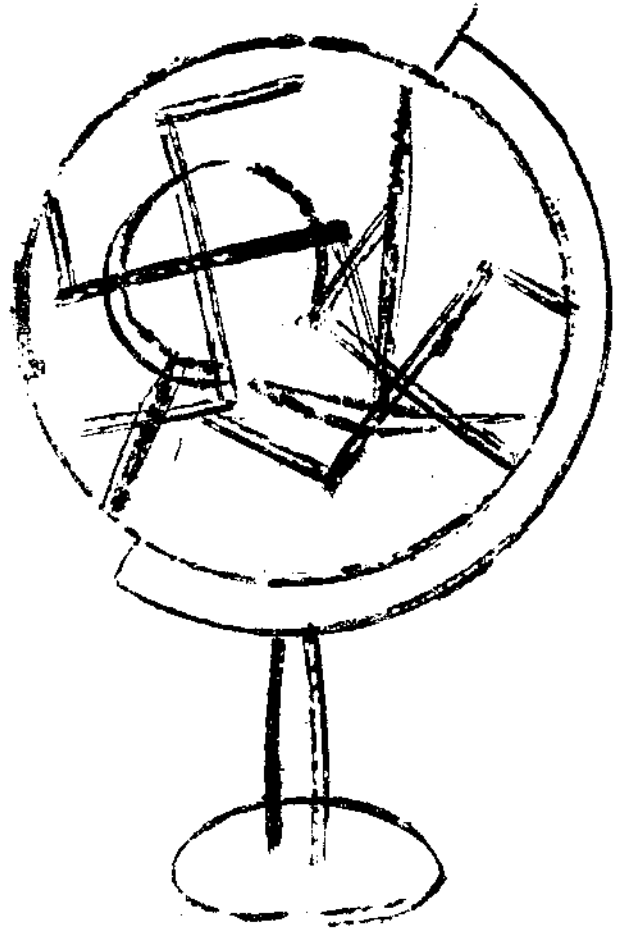


作我忘 路 歧

### 儀 球 地

作 鈴 曉 管

世界上的戰爭暗形，是因一進一退  
 二个力在爭鬥。這可怕的摧毀人類  
 向上的力，是一切有生者之敵。



玉 腿 的 力  
 在搶奪飯碗的社會中，男人的飯碗，常給女人佔去。因此不景  
 氣，男更甚於女，

九 九 九

摩冰兄作

# 文壇畫虎錄

## 兩個文人

鑫 鑫

(一) 馮文炳

記得今年暑假，周作人先生爲了搜集做日本文學史的資料，到了東京的時候，有一個日本人問他，周先生的弟子有沒有幾個特別出色的人物？當時周先生回答道：

「有，一個是在清華大學教書的俞平伯，一個是在北京大學擔任講座的馮文炳，便是筆名廢名的馮先生。」

普通人大都對於馮文炳這個名字，總覺得生疏，可是提起了廢名，便差不多連普通的中學生，都會知道的；好，我來介紹一下廢名先生的真面目吧，我想這是大家一定極歡喜的！

馮先生在北京大學教了兩門功課，一門是散文選讀和作文，另一門是新文藝試作。

我第一次和廢名先生見面時，幾乎把我嚇了一跳！在沒有見過他的人，總會猜想到他一定和普通人一樣，光光地短髮或長長的頭髮吧？不，簡直不是那麼一回事！他把頭髮完全剪了去，滿頭挺挺硬的短髮，一根一根的豎直着，前面幾乎

-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雋永爲事，屬實實實，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爲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爲之發表。
-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爲最適宜，著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和眼眉銜接起來，後面又深深地藏到油膩的衣領下面去；因爲黑髮特別黑而多，臉上的眼呀什麼的便顯得特別淡而寂寞，尤其是眼眉，我仔細看了半天，好像並沒有看到一根眉毛長在上面，只不過在應該長眉毛的地方微微地凸起了一些，表示着眉毛的部位而已。

他的臉和身體的各部分一樣瘦得過火，兩頰深深地陷下去，顴骨又高高地凸起來，嘴唇四圍的皮肉，像用什麼拉緊的東西特別用點手術似的，竟致連笑笑時，皮肉的皺縮，都有些不自然。

特別是在眼骨上掙起來的一副粗邊眼鏡，好像北平王府井大街一帶的商店門口，撐了起來的大布幔一樣，又笨重，又碍眼；使人看了，自然地會感到有點兒悶氣，一直到離開了馮先生的時候。

講到馮先生的說話，那才有意思呢！第一是他的聲音特別，他不能讀出真確的喉音和舌音，無論讀那一個字，總是用鼻子來幫忙的。這也須和他那瘦骨如柴的身體不無關係，可是有一次我却發現了在他脖子的右下方，有一塊番餅大小的瘡疤，

是生過瘡呢；還是有別的原故，我不知道。可是我學得他那瘡疤，或許就是鼻音的根由吧。

### 梁實秋

梁實秋今年暑假辭了青島山東大學的英文系主任，跑到北京大學來教書了。

這個消息是我在上學期便已經知道了的，因為山東大學有兩個朋友在英文系讀書，把梁先生捧得上天了；平時談話或是寫信的時候，總是贊嘆着說：「梁先生真真了不得！」

因為我那時還沒有見過梁先生，不好回答什麼，可是從此便把個「見見梁實秋」的念頭，深深地鉗在腦袋裏。

「梁實秋到北大來教課了！」這消息實在激動了我，不是對他懷着什麼特別的好感或壞感，又不過爲了好奇心的驅使而已。學校裏是九月十九號上的課，在第一天的第一課，便是梁先生的英國文學史，這門功課我雖然沒有選，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到底去看一看梁實秋呵！這樣的想着，便大踏步的到在教室裏去了。

預備鈴打過了，教室裏擠滿了人，一張一張焦急的臉，眨巴着眼睛，一聲不響的等着，有幾個的嘴角上流出了口涎；好像美味的食品，就要到口了似的。

「拍！」門開了一條縫，一個黃葫蘆腦袋探了一下又縮回去了，接着換了另一個黑光光地頭；這回沒有縮回去，却連身也擠了進來，一轉身換上講台去，屁股蹲在凳子上；從黑邊的眼鏡裏，向我們淡然的瞥了一下。

這是梁實秋先生。

梁先生穿着淡藍色的開花湖縐長衫，黑得發光的圓口緞鞋，臉很大很光滑，好像永遠沒有長過鬍子，低下頭的時候，嘴，下面的肉，便很自然的疊成皺紋，一頭漆黑的黑髮，在偏旁分開，又一齊梳到後面去。

也許這是我的偏見，我總覺得梁先生坐在這樣貧氣的教室裏，一點兒也不調和，假如能夠拿一根黑漆手杖，大搖大擺的走進銀行裏去，總比在這裏恰當吧？！這樣的一想，自己便覺得有些不舒服，講台上的梁先生，也好像一會兒是銀行的老板，一會兒又踱起了方步來似的變幻着。

梁先生把整個的身子，俯在桌子上；兩隻手來回的播弄着幾隻粉筆，好像粉筆便是他不可失去的證人，沒有了粉筆便也沒有了他生活的保證人似的。

他說話的聲音很細，細得像一個少女；喃喃地沒有一點表情，每一個字都用相同的音譜述說着，眼睛不時的望望人，但大部分的時間還是望着手裏播弄着的粉筆。（兩隻手已被弄得粉白了，鮮明的淡藍色湖縐大衫上，也有幾處被弄污了，我暗暗地替他着急。）

梁先生最先講到治文學史的態度，大意說：我們治文學史，僅可講文學作品的本身，而不應顧及文學作品產生的社會背景；因爲那不是我們幹的事，應該是研究歷史的人去幹的。我，很想即刻站起來問梁先生，一種文學作品，如果沒有時代性，是否還有他的價值，甚至是否可以「有」這種文學。可是我

沒有問。

繼而又介紹了一部字典和兩本重要的書籍，那本字典便是韋伯氏特大字典。這字典梁先生是曾經提到過的，忘記是那一篇文章了，梁先生爲了攻擊那些醉心于普洛文學的人，便巴巴地在「韋伯氏特大字典」上把「普羅列塔利亞」這個字的註解抄下來；那註解大意是：「這是一個別的事不會幹，只會生孩子的階級。」抄了這個註解，於是梁先生便如獲得至寶似的，以爲這一下便可把那些嚷着普羅文學的東西們打到阿鼻地獄裏去了。不料魯迅寫了一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把個梁先生罵得不像話，而梁先生卻又來介紹他的字典了！我用了很大的努力，才忍住了笑。

下課鐘打了，梁先生挺着肚子，搖着頭，擺出教室去，手裏沒有了一根手杖。

## 記周毓英

孩子

「周毓英」這名字，我想稍注意文壇的人，總知道的吧！他的作品有「在牢中」，「最後的勝利」，「苦囚雜記」，「新興文藝論集」等。他以前在創造社當「小伙計」時，曾風行一時。「周毓英」這名字，以前他在創造週刊上發表了幾篇談情說愛的作品時，那時許多人還以爲他是一位「Miss」呢！當時就有十幾個毛頭小後生寫信向他求愛，這件事是多麼有趣！據說當時傳爲美談的呢！

關於周先生的生活及他的風采和儀表，是再樸實沒有了，

與茶役有點相拂。然而他却有很好的學問，每天閉着門孜孜不倦，專治經濟學者，已有三四年。現在的「社會主義月刊」，便是周先生所編輯的。

關於周先生有許多趣事，值得我們談的，在下面，我來談他在創造社時的二件事。

他在創造社時，因爲他嘴硬，心直的原故，所以他看到甚麼不對的地方便要說。這樣，所以便時常受到郭沫若的罵，但據說，那時郁達夫却祇敢罵葉靈鳳，罵潘漢年，罵周全平，而不敢罵周毓英。緣由是他那時很服小，不賊腔，因之，也便常常惹達夫的罵。但另外，據人說，因爲郁達夫的壞處，他知道很多，達夫怕他「戳穿軍袋底」，所以對他是特別有戒心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似乎狠有點恨張資平，原因是十分的簡單的！因爲開辦樂羣書店的時候，張資平口頭曾「預約」送他到日本去留學的。因之，他在書店裏便非常盡力，改稿子，跑印刷所，校對，替張資平兜售原稿。但，結果，錢是賺了點兒，却沒有送他到日本去，因此，他便認爲受騙了。在一二八時我們聽說在真茹張資平的小洋房燒掉的時候，他，似乎感到一種欣悅，以爲這便是報復了。

周先生還有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很難得和女人親近的，就是周太太也沒有和她住在一起。所以他平時羅曼斯也不曾有過。他不像一般普通青年把那寶貴的光陰消磨在聲與色之間，他却終日孜孜不倦的研究他的學問。這狠值得我們祝禱他在學問上能有一番驚人的成功。

## 記兩位女作家

露莎

### 一，草明

在廣州的時候，我從一位性好文學的友人的口裏聽過她的名。但是我終于沒有見過她一面。她本來是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高中部的學生，她受了她的朋友歐陽山的影響，才踏進了文藝這條路。她在廣州的時候是跟她的朋友一同辦了一個廣州文藝。藉以提倡粵語方言文學。聽說她的名能夠一時就跳得這樣高，也是由于這一個廣州文藝的刊物。

去年八月間，她跟她的朋友歐陽山離開廣州來了上海，我也得到了一個機會，于去年九月中旬亦到了上海來。我在上海是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裏，這位朋友恰巧又是認識她的。所以，當我聽見我的朋友說，今天在街路上見到草明跟她的朋友歐陽山的事，我自己就暗地裏說，爲什麼今天不同他出街哩！當我讀過她的發表在文藝的短篇小說傾跌之後，我想見她的心更加急切了。但是總是沒有一個機會。

我認識草明是在今年的三月間，在一個寒風細雨的晚上，我跟我的朋友正在家裏動手燒飯的時候，她跟她的朋友歐陽山就推門進來，于是很久想一見的她，終于給我見到了。她的身材是很清瘦，同時又生得很矮，所以，看起來還像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從她的明亮的眼睛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子。因爲我們正是忙着弄晚餐，所以，她跟她的朋友坐了不一會就走了。

「這就是草明啦！」

「她今年幾歲了？」

「你這個小孩子真夠壞了，一見面就要問人多少歲的。」

「哈！哈！」

「不要開玩笑了，她究竟姓什麼的哩？」

「那我也有些弄不清楚，大概是姓吳的呢。」

「爲什麼她時常跟她的朋友歐陽山一道的哩？」

「你還不知到嗎，他們倆個在廣州時就有了情的啦。」

「那成什麼事體，一個這樣大，一個還是小孩子的樣子。」

「你。」

「你不要管別人這些閒事了。」

她跟她的朋友走後，我跟我的朋友。在吃飯的時候說了上面一大堆關於她的話。

從此之後，我時常都是在街路遇到她，當我遇到她的時候，她總是開口第一句就問我近來稿運亨通不；接着就是問下關於廣東的最近的情形。好像除了這些就沒有傍的話好說的了。

她近來對於創作很努力，在自由談太白青年界等刊物是時常可以看見她的文章，她的創作的題材大都是採取于她的老家順德的農人工人的生活。尤其是對於順德的繅絲女工的生活的描寫是更加多。順德是廣東有名的產絲的地方，順德的人民差不多完全都從事于絲業的，但是近幾年來因受了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已陷于總破產了！失業的男女工人以千萬數計。她能夠抓着這樣偉大的社會現實來題材寫作，我們是很欽佩的。

她的創作在技巧方面近來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不過，有時在她的創作裏是時常會發現到她的生活體驗的不充分，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要單說她了，在目前中國的文壇，上所謂有相當地位的作家，他們的生活體驗也是一樣的不充分的哩，但是她總是一個前進的女作家，我們希望最近的將來能夠見到她的更好的創作吧！

### 伊凡

提起伊凡這個名字來，我以為免不了會有人發生誤會，因為在文壇上是有許多個作家叫做伊凡。記得在過去曾經有人因為伊凡這個名誤會了而惹起了一次意氣的爭鬧，我現在要說得這個伊凡是史伊凡，她是女聲的編輯委員，同時又是發表在女聲的長篇小說阿珍的作者。這樣的說明一下，恐怕是沒有人誤會的了。

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一個朋友的家裏，當我見到她的時候，我是有點不相信她就是女作家伊凡了，因為我讀了她的文章，是知到了她是一個反對賢母良妻主義的最激烈的一個。但是我這次見到她是十足的一個主婦的樣子。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布長衣，頭髮最好像幾天沒有整理了，蓬鬆得很難看。很像一個時常要到廚房裏去工作的人。

後來我才聽見朋友說，她雖然是反對賢母良妻主義的最激烈的人，但是她現在已經是一個有了一個孩子的母親了。同時又因為貧窮沒有請一個料理孩子的人，整天都要在家裏料理她的小孩子的。當別人要問她為什麼天天都躲在家裏的時候，她

總是說這是過渡時期沒有辦法的了。

她自從生了小孩子之後，是感覺到了很大的苦惱，發表在女聲的長篇小說阿珍，就是她的婚後生活的寫述。她現在雖然是一個有了孩子的母親，但是她並不因為這樣而放棄了她的寫作生活。而且比以前更加努力了，我曾經有過幾次見到她抱着孩子伏在桌上寫文章。她的文章除了在女聲發表之外，還有在東方雜誌青光火炬等刊物發表。

她的丈夫是一個上海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去年因為職業的羈絆是經常的一個人住在南京，留落伊凡一個人在鄉下裏，所以，她免不了會感覺有些寂寞的。但是，現在她的丈夫已在上海醫學院找到了一個助教的職位，伊凡也從鄉下遷到上海來了！

### 張競生軼聞及近況

暉暉

張競生印象，本刊卅七期準之君已經說過。鄙人忝屬博士的同鄉，頗知他去年在故鄉的幾樁趣事，故不避文醜寫下：

結實而烏黑色的肌肉，襯着儉樸的服裝，看去和種田的農夫一樣，那裏像位作家。當然，說他是哲性學博士，更沒人肯相信。不過口才却很好，說話總是滔滔不絕，對方的人，很難插進去說半句話。去年在我們的鄉里，有了很大的貢獻，就是努力造林和開闢公路。只是做事太專制了。記得有一次，幾個鄉民正坐在樹下談天，給博士看見，想叫他們去築公路，那些人都溜之大吉。他這一氣非同小可，放開脚步趕着，結果一

個走緩點的給扭住了，接着就是幾個吃力的巴掌。像這一類的事還好多，因此得不到鄉民的好感。他亦自知這麼做是取怨於人，所以出門總是袋着兩枝手槍自衛。

七月的天氣，真是熱得很可以，博士乘輿帶了十多個道地的女學生，到溪裏去練習游水。頑固的鄉下佬，那裏看得入眼，於是許多老的，少的，一齊都包圍着，咆哮着。大家都以為：「這裏不是『濯垢泉』，那裏來的這些『蜘蛛怪』，再加上一隻『豬八戒』，這真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了。」

鄉民最不服的是博士常和一位羅敷有夫的女教員撕纏着，聽說還發生過某種關係。這個在下却未敢證明；不過兩人混在一起是有的，那種親匿的態度，給我看了亦有點肉麻。

因為以上的幾件事，和帶些別的關係，在去年的七月杪，就給一部份鄉民，聯名向廣東政府控告他『十大罪狀』。起初，通緝令頒下的時候，我們的張博士亦有點心慌，一溜煙跑得無影無蹤。不幾日，通緝忽然取銷，據說是博士自己跑到廣州自白，神通廣大，不亞於『豬八戒』。

最近領着廣東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議的榮銜，努力在潮陽的南山開墾，這是順便帶給博士的信徒們的喜訊。

## 談劉宇

吳紫金

詩人劉宇，本刊三十五期裏阿茜君曾談過，現在，我再寫些來點綴點綴。

今秋，他到集美中學高中部當國文教員。我，對於他早在

心的深處築起了愛慕的寶殿，豐采雖觀過了；談吐還未領過，到底有點技癢！湊巧一回給予我的機會，我同朋友柯君，特地去旁聽他的講書。

「烟籠碧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他正講着杜牧的秦淮夜泊。口才還不錯！並且他對於舊詩上像有深刻的研究；將平仄字清清楚楚的分析。可是他不會像方瑋德那樣地指手畫腳，表情方面感到缺乏了！無怪的，他的外表本來就不活潑，消沉地像個嘗了苦味的失戀者。

不相信，剛才站在講台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劉宇？當我欣幸的走出了教室還這樣狐疑着。臉龐這樣的黑瘦，身材是這樣的短渺，服裝是這樣的樸質，舉動又是這樣的不靈活，若給鄉下老兒的眼光看去，也許會把他當個「碌碌無奇」的尋常人吧！但，他真的是沈從文先生在劉宇詩選裏所稱讚的「其文字的質樸，流利，爽脆，使人如讀評話，但卻比評話來的新鮮」的大詩人了！

詩人喜歡踢足球，課暇，便與高采烈的玩一玩。兩隻腿算還有力，踢了還好！有時用力過猛，球高高地起，人却倒跌下來了！引得觀衆們呵呵的大笑。

詩人對於創作，抱着不斷的精神，現在，和該校的同事辦了一種刊物叫檳榔，有時還寫寫稿在廈門的華僑報的副刊番椒上發表，署劉巴人。

一九三四，十，十五，集美尚勇樓。

# 椅子牢中

欽文

古人有割地爲牢的；我連地也沒有割，除非晚上躺在牀舖裏，整日的坐在一把椅子中。好像這把椅子，就是我的牢監；這是因爲我的脚上生着瘡，行走不得的緣故。

我脚上的瘡並不是到了這裏才生的，只是因爲趕到這裏來路上多走，厲害起來了。我要帶着病趕到這裏來，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用意，原是人情之常，就是想使得生活好一些，第一是希望暢覽一回閩南的風景。不料一到就被在這樣關在椅子牢中，好像我的上帝被「撒旦」打倒了，至少總還是不能夠抵敵住「撒旦」的攻擊。

但我依然活着，我的上帝總還沒有滅亡。被關在椅子牢中，雖然不自由，却也是一種生活。既然我的上帝還是戰不勝「撒旦」，我要活下去，只好在我的境遇中謀得我的生活。

其實，椅子牢中的生活，也有着實有意義：固然，從東西兩面的窗洞，任憑我探望；血紅的花朵，碧油油的枝葉，和綠瑩瑩的水，我都見得到。而且，呼呼的風吹樹葉聲，和唧唧噥噥小鳥的歌唱，也在不時的聽到。

有時玻璃窗上一陣陰暗，仰面探視，就可以見到一片白雲，在蔚藍的空中，蠕蠕的飄過。

晨間傍晚，陽光把院子裏樹木的影子映在我的窗上，圓圓的葉子，和細細的枝條，形成許多許多的圖案。

蒙朋友們的照顧，和校工的效勞；我雖然足不離開椅子牢

一步，可是三餐茶飯，從未少吃過一回。而且，每餐乾貝金鈎，香菌和筍，真是山珍海錯。還有金蠶豆和小小的醬烏豆，鮮美入味；又有小紅袍的花生米，用油炸過，又脆又香。

可是最使我感到得意的，是可以大喫柚子；漳州的柚子，不但水分多而鮮甜，粉紅色，也像是玫瑰花的色彩，只是看看，也是夠覺得有趣的了。

我又可以隨時寫些小品文。

我的上帝是這樣無能爲，如今不能夠把我從椅子牢中救出了；可是「撒旦」呀！你也何嘗消滅了我的上帝呢！

## 街頭賣藝者 紫沫

揚，竹引的的搭搭，沙沙的喉嚨也拉開了。馬前潑水啊。

某一團暗天的傍晚，鐘剛打過五下，對面的曠地上，來了兩個沿街賣藝的人。這二個人看上去似乎是一對夫妻，年紀大概已有四十多歲，並且似乎是「老槍」之類，衣裳，當然是破爛得很。男的拿了一隻胡琴，女的捏着二引竹片。

立定後，胡琴開始「伊呀」「伊呀」的響起來，半分鐘後自然而然的圍着的一大羣有閒者，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擠着圍着。於是那女的走朝前弓着身子請他們讓開一個較大的位子。

唱了，倒是滿新鮮的，先來一套滑稽；笑了，大人們笑了，小孩子也嘻嘻嘻嘻的笑。接着，正戲上場，胡琴幽揚



在這冷酷無情的社會，想起了一度名噪海上現在沉寂香港的「美人魚」，也許就會聯想到沒落了孫桂雲吧！

說起孫桂雲，的確是曾經攪動了多少人們的胸懷，尤其是愛好運動者，對着這健康美的孫桂雲，也許會動過崇拜的心情和若干幻奇的念頭。當年的孫桂雲，盡塵海上，是不會遜色於當代的「美人魚」。

然而一九三四年的孫桂雲，忽而由運動舞台的轉而在學業上奮鬥踏進了最高的學府。

那是學府裏由鉄般的冷寂頓形極度活躍的時期，註冊啊，繳費啊，要命啊；地的在院長室擠得水洩不通。汗液擠出了，不時就要在你的耳邊刺進那般嬌巧的女性的聲音——要命啊！

一個大漢子踱着方步引進了這位苗條的健康美的孫女士，好容易幾張的選課證穩落到邵爽秋手上。

密司孫，你：你就是第：：X次全國運動會的孫X嗎？邵院長兩個眼睛不住的向前後左右丟溜，一大夥的同學們都被他那驚訝的眼光吸引了。

「不！」孫女士被這一把掃帚般的眼光瞪得有些發抖了，輕輕吐出了這樣一個字。

院長室突然的沉寂下來了，「冷靜」就做了這樣一個法律的判官！大家又不禁的默然着這樣的一個巧遇。

邵爽秋的不認識孫桂雲，正如孫桂雲一樣的不會曉得那「蕭三？」式的土着（邵院長提倡土布）就是鼎鼎大名的院長和博士。

## 討逆日記（續）

零丁

一月六日

早起，照例朝會，照例聽矮師長說了許多「亂七八糟」，照例跑步三十分鐘。

自出娘胎至於懂得人事的那一時代，便知道有這一「樂逸（飽暖）思淫」的一句話，但以頻年經驗所得，對這句話却未必敢贊同，現在姑把我底見證來辯釋：

我弟兄們，連年因國難嚴重，中央財政困難，影響到薪餉被七折八扣，這還不說。即就身上所穿的制服，睡覺所蓋的軍毯而言，無分冬夏，也祇每人一件，要是遇着出發，路上給養困難，肚子也得餓一整天，這也不說。碰着開差到某一處地方，那地方又接近匪區的，那就不管你今天跑八十里，一百里，到達後，馬上要你拿泥鍬，十字鏟去掘壕溝，築堡壘；工作做好，又要你荷槍實彈像餓貓般站在要道上或山高頭放哨，任憑風吹雨打，通宵達旦，達旦又通宵，輪流擔任，其精神與肉體的感觸，不為不痛苦；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那些弟兄「思淫」的表現，亦未曾不熱烈。以我個人的經驗：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只要給我看見有一羣弟兄圍擁在一處，嘻嘻哈哈地醜態百出，便可以斷定當這羣弟兄的前面，必有年輕些，臉孔俊俏些的女人在。若以恰當些的老古話來形容，那女人就是「糞」，那一羣醜態百出的弟兄，就是「逐臭之蒼蠅」。弄不妥，還得來一套吃醋，爭風，自相火拚的玩藝！這是過去的話，記不勝記，擱下吧。

談到現在，目前，我連的弟兄，整日夜從山底挑磚到山頂，整日夜雙手捏緊木椿築砌牆，堪稱苦極無樂逸之可言了！但連日那些弟兄輪流放工回到連裏，半老徐娘竟成了衆矢之的！開始，他們聯合進攻。繼後，各自為戰。到今日算已告一段落，聞說那鹿，不，那徐娘；已於昨晚為連長的勤務兵獵得，馬上貢獻給連長了！

連長亦是個餓鬼，今天上山督工不到半天，佯稱肚痛向營長請准病假回到連裏，

X X X X X  
 這一幕的喜劇開始了，於是學府裏跳躍着的人們，就在茶餘飯後增添了不少的資料；「孫桂雲」三字，好像是朱古力椰子糖般的掛在嘴上。「你認識孫桂雲嗎？」「你認識一位新來的警司孫嗎？」「他還不識得呢，傻瓜，」一呼一應地，什麼「我教育行政給地同班啊。」「我心理學給地同班啊。」鬧個不休！整個學府裏的男生宿舍，孫桂雲是掩蓋了一切的。

固然，對着一個在社會上稍微有點名氣的女子這樣的狂捧，是應該反對的，但是我們也希望被捧者，應該用勇猛力氣去獲得更大的收穫，才不致自喪身價。那在運動場上驟然成名，徒起虛榮心的人們，是應在唾棄之列的，至少運動着的人們，要明瞭運動的本身，並不是目的，它只能在學業的過程中，給人們以多少的幫助罷了。

對於孫桂雲女士踏進了最高學府以後，致這樣熱切的希望着她。

### 歡迎胡文虎素描

神通

一，在起碼頭的路中  
 上午第二課剛剛上完，回到寢室內休息，忽然同室中的A君，很匆忙的跑來，口裏喊着「學校出了一張佈告，要歡迎什麼先生，暫時停課，並由學校備車，送同學往碼頭去歡迎，要參加的都穿黑色呢制帽服皮鞋；馬上出發，你們去吧？」我聽了他的報告，有一點莫名其妙，究竟是哪一個要人呢？值得我們校長這樣的花費呀！我就問他「究竟是歡迎那一個？」他的回答是「一時忘記了，大概是一個體育家吧」，老陳因為聽不出結果來，氣得他跑出去

也合該我觸霉頭，其時我正奉紹興師爺的命到後廳找爛木板燒火烤，徐娘也正在後廳小天井中搬移晒不到太陽的蘭花盆安置到有陽光的地方；連長悄悄的摸來，一手揣着牛皮鞭，一手叉腰，兩腳跟靠攏成九十度角的立正姿勢站在中門欄邊，一對鼠眼向我兇兇地掃射一陣，罵我何以叫我守房門，却到這後面拿老百姓的東西？我當下就曉得他這種神氣是要顯給徐娘看，纔知道他當連長的原來有這樣威風！後來我溜回去看房門，很久不見連長進房，乃捱捱摸摸移步向後廳偷看：徐娘不在搬花盆了，那樣威風的連長亦不見踪影，大概給老狐狸精攝去了吧！

上燈火後，台州老沒有去做夜工，在辦公廳前和連長的勤務兵打得十分起勁，內容頗涉齷齪，導火線是徐娘。

謠言甚盛，都說前線第○師長退下來了！我們總預備隊要出動了！我不相信，管牠！天冷，還是我早睡我的覺。

一月七日

朝會——

師長播音：

大家聽到，有很好的消息！（伸手向前推，如打太極拳。）報告大家。大家想，什麼消息？（全場同志豎起耳朵茫然。）不是什麼消息，是打下了延平的消息！延平是昨天下午完全給我中央軍打下來了！逆軍沒一兵一卒逃出，都俘獲過來！我第×旅也有電報來，打得很好！很好！將來你們出去，也要像第×旅一樣，打勝仗！（以上報告）

幾天來，街上行走的士兵少得多了，就有在街上行走的，軍風紀也不像以前那麼亂七八糟，很好！這樣子下去，將來是很有希望的！（以上褒詞）

今天幾號了？（後面一位弟兄猛的高聲回答：「八號！」師長把兩眼一睜：「亂七八糟！我少發你一天餉你願意不願意？」全場笑吃吃。）像不是限你們要六號

看，回來才知道胡文虎先生。胡先生的名小的時候就聽到了，而且又是老同鄉，今天學校放假，又有汽車坐，不妨坐汽車去看，究竟是那樣的一個大人呢？就立刻換了制服，到機場去，大家都在那裏排隊，我和陳也加進去，雖然這時候是正在下着毛毛雨，可是大家都被好奇心所驅使，一點也不要緊，大家都充滿着喜悅，整好了隊，在江先生的口令下「一二一……」兩人一排的向着大門出發，在大門的馬路上，停着三輛搬場貨車，大家爭先恐後擠着上車，體力弱的只得被擠在後方，等着大家都上去，然後才能上車，每一輛車都裝滿幾十人，而且都是站立着，這樣的精神，打破了以前的紀錄，他們是被好奇心所驅使呢？想着胡要人，或者是因為學校放假，又有汽車可站，就不妨玩玩的。這兩種分佔着各人的心中，在大家喧嘩聲中，車開始向前推進了，車裏的人他開始動搖不安起來了，不是你擠着我的身，不是我立足不穩，全身倒在你的身上，有的頭相碰着，有的互相踏着，要在平時，起碼要罵你幾聲，可是今日就好得多了，大家只有行一個注目禮，一切在這個行禮中消滅掉，大家都在開始談話了：

「到碼頭歡迎什麼人。」一個同學問

「歡迎胡文虎先生呀！你沒有看見過佈告牌嗎？」

「唉！胡文虎是聽人呀！為什麼我們要歡迎他。」

「豬獯！你不知道嗎？虎標永安堂的老板就是他。」

「啊！就是他嗎？為什麼我們要去歡迎他呢？他也不是什麼體育家或運動家呀！」

把碉堡築成功嗎？昨天我到各山頭上去看，還差得遠，這是不行的！從今天起要加緊的做去。你們不是泥水匠，師長曉得；現在我已去電請第□師師長派人來幫你們，多幾天就可趕到。第□師的弟兄築碉堡是有名的，將來你們就好跟他學！學會了到處用得着，不求人！（以上略語）

徐娘幾個孩子，活潑，伶俐！肌肉一樣像他娘白嫩又緋紅，一樣像開苞的桃花！整日握着橡皮球，在辦公廳前跳躍着互相追逐！紹興師爺頂喜歡混進他們隊裏頑；有好幾回他是把那最小的一個，拉到擺好的雙膝蓋上坐下，摟着那孩子的腰，伸出食指和姆指去箝他紅嫩的小頰，有時也用五個指板撥着。連長的勤務兵就是一副劣根性可惡，逢人便詆譏紹興師爺，並且教人以後不要叫「紹興師爺」，要叫他「摸屁眼的」！恰巧這話無意裝進台州老的耳朵裏，台州老也不是好惹的東西，自昨天和那勤務兵廝殺了一場，敲對行爲，至今尚未消除，這正是大好借刀殺人的機會，那得不把這侮辱人的話背給紹興師爺聽呢。

「明禮義，知廉恥。」我們委員長時常這樣訓示我們！紹興師爺，不是木頭，亦不是冷血動物，而且多少還讀過聖賢之書，那能把廉恥的「恥」字忘了去？當紹興師爺聽着台州老的話，把兩條眉鋒向上聳動的一剎那，亦即是台州老計劃實行的開端。出乎意料外，抓筆桿子的「師爺」多兇狠！勤務兵终于在伙房裏給他找到；一把揪住耳朵，拖至辦公廳，在枱上摸起劃表冊的木板就照準嘴巴打！打的那勤務兵像接了丈夫死耗的女人張開大嘴大喉的濼淘大哭！

這時，台州老的計劃已酬，可是那勤務兵雖在「師爺」的階級壓迫下不敢反抗，對這台州老二等兵倒大可做對頭。不知怎樣當時就給他猜出這是台州老搗的鬼，趁紹興師爺把揪耳朵的手鬆了，便飛跑出去找到台州老，端的打得比昨天熱鬧而且激烈！大有你不死我不活的情況。然而，迨至戰事收平，已是兩敗俱傷！俱傷之後，各自指桑罵槐的復大罵一場；台州老直從祖宗八代罵到對方本身，徐娘，活潑伶俐的小孩！

「猜你覺得嗎？校長想指他油呀！」  
「對呀！但是校長認不認得他呢？怎樣去指他的油呢？」

「你曉得什麼！他是一個大實業家，大慈善家，學校機關得他幫助的非常多，只要校長能講話，最少總有幾萬塊錢的。」

「那麼好了，學校有了幾萬元，新校舍的建築不是可以成功了嗎？」

「對了，我們今日來歡迎也不白有了。」

「哈哈哈哈哈！你在做夢吧，校長不會裝腰包嗎？」

「那有管他，橫直他總不能完全把錢吃進去的。」

「算了吧，我們都是被利用了。」

「呀！黃浦灘到了！快到了嗎？」

「到了，你看那邊碼頭不是排着我們女子部的同學嗎？」

「呀！真的到了。」

「到了，下去吧！」車夫在喊着。

大家都充滿喜悅的跳下車去，大踏步的向着碼頭前進了，因為有了女子部的同學在那邊，所以走起步來也特別起勁，胸也挺得高起來，皮鞋踏在木板上，響得極動聽，大家都都走進了碼頭了。

### 空中樓閣

老曉

空中樓閣，是在空中的建築物，和人間社會是沒有關係的，和地球也是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和空氣是有關係的吧。人和社會自然有關係，並且有很密切的關係，只有空中樓閣的一切，是和這些沒有關係的。因此，人的種種動作，無論巨大或細微，與社會不能不發生關係。

連裏的弟兄還在山上築碉堡，這事除當局外，只有我曉得。徐娘雖在後房聽得前廳有「乒乓」之聲，探頭探腦躊躇着天足（不是小脚）出來望了望，但不久便縮回去。

嘗聞：「人生於世，多活一天，便多一天的見識。」這話誠然，誠然！

## 大學什記

楊華生

始終抱着一個尋求高深學識的志願而冒險勉強過着高中的讀書生活，本年暑假，在誠惶誠恐的狀態之下，終於度過了畢業會考的難關。

在從前，每每憧憬着上海的繁華，以為高中一旦畢業，如果能夠繼續讀書，升大學一定非上海不行。但如今，一則因為錢，二則怕吃苦，籌思再三，結果還是升本地的大學似乎便當些。

廣州的大學不多，第一志願當然是投考號稱南中國最高學府的國立中山大學，但是入那一系呢？自己高中時候是普通科，假如要問我「那一科特長？」我的回答是「科科都是特長，科科都不是特長，」其中文學雖然於自己稟性十分適合，但全國正鬧着文法科學生生產過剩的現在，明知此路不通，難道還跑去撞壁不成？醫科吧

，沒有德文根底，而且時間要七年，聽說好些醫科學生往往讀至中途預先死去的。

想到死，雖則這世界不值得怎樣的留戀，但無論那個人到了臨死的時候總不大捨得離開這世界的稟所以醫科太辛苦，究竟不上算；農科又沒有偌大的資本去開墾；理科沒有興趣，最後的決定。捨工科外無其他焉。

費了三元報名費和經過兩天試場的奮鬥與廝殺，在試後第三天的下午，在二千多落第者垂頭喪氣的當中，我僅是其中渺少的一個。

中大失敗，毫不失意，橫豎除了中大之外並非無書可讀，新辦未久的廣東省立勸勤大學便是我進攻之地，該校現祇辦三學院，師範學院因為自己不預備「磨粉筆」，無進去之必要；工學院又因平日自己數學不大高明，即使考入了也怕要留級；於是祇好到商學院報名去。

。這中的連繫關係，凡人皆知，用不着作什麼證明。

十一月一日，滬上各報都登載着各大學當局嚴禁學生跳舞的消息，使人耳目一新。本來嚴禁學生跳舞這件事情，相信社會上一般人士，大多數都是贊成的，即有腦精的學生們，也會曉得是與本身有益的。我們既認定有腦精的學生們會曉得本身的利害，那末跳舞是益是害，他們當然知道束身自檢，用不到學校當局設嚴刑以禁止了。假若說「法治小人」的話，那末我要問各學校當局，當時能真真實實地辨認那個學生是「小人」，那個學生是「君子」的有幾？即校長和教授們能認識學生的又有幾？其所認識的人數又有幾？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敢說他們並沒有知道學生的好壞，縱能知道的，也不過百中之一二而已，這中的罪過，誰人應負，不言可知。似此，教育者尤能認為滿意嗎？嚴格地說一句，就是教育者的失敗，教育的糟糕哩！我覺得教授和學生，簡直是同路路之人，教授到了鐘點，他才來盡了他機械的責，到了下課鐘响，他便挾着皮包一縷烟的不知去向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說不到研究學問，即就感情方面也沒有融洽的機會，所以學生的好壞，他們夢也不到！

由上看，禁學生跳舞是博社會人士同情的，同時各校也不能分別好壞的去個別禁止，只得一律施禁了。作者也認為這是最好不過的，因為一律施禁，好的學生便得勉上加勉，壞的學生却可能從此自新，修身立則，以成完人。但是禁的方法如何？却不得而聞，不過巧予令色而已！……

三大學校長談話中，大夏副校長歐元懷先

商學院的試驗科目十分複雜，國文，黨義，英文，數學（包括代數幾何三角解析幾何）固然在應考之列，即使理化，史地，生物亦不能獨免。好在各科試題並不過難，所以不致怎樣費工夫，平均六七十分總可以隨便拿得的。

勳大並不和中大一樣的倒霉，出榜後果然錄取，那時雖不會怎樣歡喜，但想到以後的讀書問題總不致徬徨校外，心頭也就比以前輕鬆許多。

學校因為是公立的，所以商學院不收學費，在一般家境困難的同學中看來，總算是一種恩惠。院址（作者注：勳大各學院院址不同，工學院在增埭，師範學院在永漢北路）就在光孝街從前的工務局（工務局自廣州市府合署落成後已遷入，）全院一共三座，小小的花園，但因為地方和建築的關係，沒有運動場和學生宿舍，於學生的課餘運動和生活無論如何是不妥當的。

開課了，同學大約有一百六十多人，女生約佔四份之一，但據某同學說：『女生雖多，但漂亮的甚少。』（我並不是侮

辱敵校的女同學）但我以為漂亮和不漂亮沒有絕對的標準，古語說得好：『情人眼裏出西施』。漂亮與否，全憑各人的眼光而已。

大學生雖則不是每個都很富有，但在目前中國教育制度之下的人家，如果能夠由小學而初中，高中，大學的大多數都是有產階級的了。每天回校，男的多是西裝，女的什九長旗袍，有的把口唇塗得血紅頭髮也搗得彎彎曲曲的，上課如此，我真不曉得這是什麼意思。

兩星期前，全校還充滿了紅紅綠綠的花衫，但是最近一律須穿着校服回校違者不准入校門的命令一下，全校登時變了灰色，大好華衣貴服已再無用武之地矣。

學校聘請的教授，自然都是吃了洋水回來的留學生，學識高超，不言而喻。但初因各科講解全用英文，程度低淺的同學，聽完了一堂還不知究竟說的是什麼的着實不少。

就在明天，學校為了要增加學生課外常識起見，將舉行秋季旅行（作者注：旅行兩字，或不甚確當，因此次注重工廠船

生的大要：一、跳舞與交際要術；二、跳舞為高尚藝術；三、跳舞實為一種適宜運動；四、學生時代確不宜跳舞；……歐先生的談話，態度極公正，殊堪令人佩服，但他說「跳舞實為一種適宜運動」，稍帶寄運動於特殊化和貴族化了。光華大學校長張謇先生說，該校禁跳舞最早，成績最著等語，光華禁跳舞是不是最早，可不必去研究，但說成績最著，却令人有點懷疑；因為我認識光華學生跳舞的有人在焉。並且某晚時報舞刊也載着光華學生跳舞的佔了各大學的第四位，似這，張先生所說的話，恐怕近於吹牛一點。暨南大學校長沈鵬飛先生談禁學生跳舞最烈，他說：「暨大決與市府合作，審查跳舞學生，一經查出，必將立即開除……」沈先生雖是熱烈地這樣說着，但當沈先生說話的前後，我却見到暨大的同學們在跳舞着，而我的朋友還在該校讀書，並不聞其發回家之息，但我有疑問，不知他說的是開除學籍還是開除舞籍？沈先生又說：「上海目前舞女之行爲，實與女人無異，比如禁娼對娼妓生活，無暇顧及，今實行禁舞，對舞女生活，應亦無暇顧及云」；關於上海目前舞女是不是與娼妓同一樣，或者是沈先生知得詳細，故如此說，我們唯聽之便了，但他說舞女生活應亦與被禁的娼妓的生活一樣無暇顧及等語，不禁令人失色。我們知道，娼妓和舞女，同屬人類，娼妓與舞女之所以爲娼妓舞女者，是因生活問題所迫，並非祖宗生下來爲娼妓舞女的。娼妓因被禁而失業，當然也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舞女假若也因禁舞而失業，也是社會問題的一角，何以沈先生說同樣的無暇顧及呢？這兩件事體，都是社會的病象；爲維持人類生命，社

場的考察，並非遊山玩水者可比也。  
目的地是香港九龍，時間不過三天，但每人需繳納港幣十元，不禁把我嚇得一跳，錢雖然不致完全沒有，但要拿在我看來差不多夠兩個月糧食的款項去作三天旅行的使費，不知得來的代價是否值得。本來自己對於旅行是抱着萬二分的興趣的，但這祇得休想了。

會安審計，社會人士當謀其救濟之法才好。因爲社會是整個的，任何一部分的社會病象，都是以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危。假若只顧了此，而失却彼，那便非謀全整個社會問題；而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者，於整個病體又有何補？這種人現代社會確不需要他。沈先生是大學校長，所負的責任不僅僅在千餘學子；而尤負有改造社會，復興民族之責。其責任之重地位之要，不言可知，何以竟說這「無暇顧及」的殘忍話呢？這恐爲讀者所不取！

當然，學生不是舞女的供給者，而舞女也不是專靠學生吃飯。不過假若舞女因禁止學生跳舞而失業，那當然是社會問題之一。沈先生既與市府合作禁止學生跳舞，也當與市府合作救濟舞女失業問題。因爲大學生是人，舞女也何常不是人？人與人在社會之間，無論間接或直接都是有關係的。假若只把暨大同學弄得一塵不染，一個個像玉佛一樣清淨，而和人類沒有發生關係，究爲什麼用？那不是等於空中之樓閣嗎？

### 浙大糾紛記

同金

這事的官樣文章，早見諸報紙了，但是，儘有許多蟹腳吃剩在那兒，不可不檢出來再嚼嚼。

事情是突然爆發的，又突然地告了結東，真非局外人所能懸測。

起初，可以說是一張佈告：「本校長業已電呈教育部辭職，即日起，不再到校辦公……」；結束，在一週之後，也是一張佈告：「奉教育部電……茲經部長面諭：本校長自即日起到校辦公……」。短短的一週間，除掉兩頁佈告之外，更有好玩的場面在也。

紀事總得有個前因後果，此篇豈能例外，現在先寫些「前因」。

這事的導火綫，是爲了二個四年級同學的開除問題；學校方面是爲整頓學風，所以「揮淚斬馬謖」，學生呢，爲同情於這「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的被判者，所以要求從寬辦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事就大囉。

十月廿六日下午，兩個同學因爲和一個英文講師姓施的搶網球場而相罵；姓施的報告體育委員會，報告校長，說是學生侮辱了他；全時，體育委員許某更進一步以辭職要求校長嚴辦，還不算數，他夫人也嚷着停教。（許委員夫婦都是浙大教授）。

學生吃不了兜着走，據着侮辱師長的罪名，在廿九日晚上被宣判了。四年級的同學，就起了一個軍情激昂的高潮，當晚就簽名連籍各學院的同情者，在九點多鐘，急切地開了一個大會。忽而，發現有校長的親信者偷聽，某席很氣憤的提議道：（據見三三五頁）

## 農村雜描（續）

醒塵

### 2 農民的家族意識

好像是中山先生說：「中國人只有家族，沒有民族。」一般農民的家族意識，更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可是有時雖然世系不同，如果同一旗幟，仍常聯絡抵抗異己旗幟的鄉村。（在我們這裏，只有紅白旗兩種。）據說還有個地方，如果姓劉的和姓張發生械鬥，那末姓關，姓張的，都一體參加；反之，姓關或姓張的闖下大禍，姓劉的也得攻守同盟。因為他們的祖先是桃園三結義，子孫也應本着「不願同日生，但願同日死。」的精神，以求貫徹，才對得住祖宗的。至於一村之中，亦常因房界關係，發生房變。強欺弱，衆暴寡。而弱的，寡的，不堪強房的壓迫，便互相聯絡起來，抵抗強房。至於這班爲首領的，多係村中的土豪。他們利用一般愚民，做鞏固自己地位的工具，藉以壟斷鄉曲，結黨營私。有時爲要總攬全村的大權，和緩對內的衝突，可以不惜犧牲一切，對外鼓動械鬥。這樣一來，他們便可以乘機操縱一切：全村人民的大小事件，都得由他們判決：家長府儼同一小衙門了。這種政治勢力的形成，使一般農民的生命財產，都在他們掌握之中。而且這些土豪們，還和貪官污吏，狼狽爲奸，互相利用。有時發生甚麼捐厘稅款，便可以上下其手，心照不宣的各飽荷包。還要向農民討人情：「×委員真是體恤民艱，經我再三的要求，才減少到這個最低限度的數目，不是大家有一面之交，恐怕做不到啦！」農民恐魯

，怎不入其彀中呢？有時這些土豪們，靠着他們龐大的勢力，做保鏢的勾當；或竟暗中連結匪類，坐地分贓；或把鎗械利器租給匪類，用收漁人之利。這種情形，是數見不鮮的。農民在這烏烟瘴氣裏過活，其滋味甜酸苦辣，可想而知了。

### 3 農民的迷信

農民無宗教，如果說是有話，便是多神教了。任你道士也好，和尚也好，巫蠱也好，在他們一般的心理上，都是天上的使者，可以替他們祈禱消災。小阿狗病了，得去請隣鄉王先生媽（巫女也）來「趕猴子」（註一），方法是把柳枝蘸着符水，向身上亂抽。阿貓跌了一交，怪不得大哭，可是大伯母說十二條神魂已嚇跑了三條，應去買三千紙銀，一束貢香，給他「叫精神」（註二）。阿金背上生了一個大癩疽，隣居的王媽媽，說這必定有甚麼地方不對，趕速去問「大賽公」，抽了一首讖詩。兒子往外洋，六個月了沒有寫信回來，兼之家裏母猪兩頓不吃東西，也得去問問佛祖，吉凶如何？喜願一下。小孩子夜來狂哭，不管是否有病，到隔壁林姓家裏，偷個碗兒，放在床脚，据说非常靈驗。阿九哥昨夜輸了一場大賭，快去請個道士「淨淨水」（註三），自然轉運。有時瞎算子同道士打個通關，當村裏老太婆請他替孫兒算命的時候，便甲子，乙丑，丙寅……戊戌，搖一搖頭：「這一運有些尷尬，應將白米四升，香烟一束，紙銀三千，我給你收煞；還得去請林道士「割割匾」，（註四）便可轉個紅運。當他打聽得果然請了「割匾」之後，便去同林道士分謝儀，說是：我抬舉你的呢。其餘好像：被人家誤灑了

一點澆花水，至少要他一杯茶吃，否則不吉。送喪回來，如不拿兩對紅燭，如果打破了一個碗或發生甚麼事情，理應負責。元旦日吃米湯，說是一年間出門，便要碰着下雨。患着傷風，這是寒鬼拿把扇子，熱鬼捧個烘爐在作祟，當寒熱大作的時候，應把掃帚，向病人亂打，說是趕寒熱鬼。甚至幾年前飛機第一次從這裏飛過的時候，×公忽然顯聖，說：天上出現怪物，今晚全鄉人等，應於里外東北隅，香烟，紙幣，菜飯敬奉，以免大禍臨鄉。諸如此類，罄竹難書！

惟其迷信心理根深蒂固，所以幾乎每月都有一個或幾個甚麼公的生日，少不得要「焚香頂禮」。如果不幸天公不做美，發生水旱之災，或流行了傳染病，事前既不能預防，事後又沒有辦法，唯一的妙計便是向地頭公下願。小則演戲，大則建個三天，五天大醮。據說建醮的時候，「主座」還要把全省每一鄉的地頭神，甚麼公甚麼公：一個一個的請他們來鑒享呢。

農民是這樣的迷信，如果每年把這種無意識的耗費統計起來，必可得到一個驚人的數目。我平日的見解是：如果沒有飯吃的時候，當然沒有工夫幹這些愚人的玩意兒。可是事實證明我的見解錯誤，恰恰相反。我們南隣北隣兩村，都是年末要建醮的，一般破落戶不惜賣子典田或每月每月三分半利息的借來做種種籌備的費用。

- 註一 小孩子病瘵據說是一着猴子
- 註二 「叫精神」把精神叫回來
- 註三 「淨水」道士作法的名稱
- 註四 「割鬮」也是道士作法的名稱

## 農村歸來雜寫

老圃。

隨着家人去到農村中祭掃祖塋，實地的看到了農村景況，聽到了些農村中的鄉聲。

下了火車，騎着小驢，再順着鐵路東進，大地中的農產物已經一無所有，只稍有幾塊田中的棉花，還沒有收去，棉本的細小，果實的小，實在令人吃驚，中國棉花種已太老，這是沒有人不知道的事。可是一般專家毫無聞問，最近「到農村去」的口號呼聲很高，也許已注意而顧及於此了！

雖然是才六點鐘，太陽還沒絲毫微光，農夫們已經在那裏耕地，和下明年麥子的種子了，一個驢子——或者是騾子，拉着一個犁頭，再由一個農夫把着，由東犁到西，或者由南犁到北，仍然保有古風，至於西洋的機器以及科學的種植，在都市裏的人，也不過是紙上看一下，耳裏聽見些，何況在這未脫古風的農村中呢！這件工作完畢以後，在北方的農夫就可以稍得休息了，並不是完全休息，遠得趕集賣糧食，磨麵，喂豬，放羊，扎草……也不過比較春夏秋三季，稍微輕鬆一點就是了！

今年的收穫可以說是豐收，五穀雜糧沒一樣不好，可是行市太低，貴了不能出手，為等錢使用，又不能不出手，便恨心低價賣出，血汗心苦的代價，實在是得不償失，以白薯而論——白薯又稱地瓜，為北方人中下階級冬季之必須食品，尤其是在鄉村，更是至要，燒烤吃，蒸吃，煮吃，煮粥吃，都可以在北方市上一到白薯成熟起，一直賣到次年春末止，永遠都有



主顧，可見他的普遍性。——今年每畝至低收穫千餘斤，最佳者達二千斤，此科收穫之成分，不謂不佳，但是行市之低亦足驚人，去年每一元百五十斤，已使農人吃不消，而今年更增為二百斤才換得大洋一元，即以最好收穫論，每畝只收入洋十元，除去捐稅及臨時僱人等使用每畝至多賺洋七元，北方因天氣寒冷，每年只兩耘莊稼，只有十畝八畝的農家，其不知如何以維持生活？一般誠樸可愛的農夫，只知坐嘆生活不易，求佛拜神，而不知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者的努力傾銷，厲行商業及出產品之國際獨占，影響整個農村，如何不呈破產現象呢？所以農村的破產不單在外也關係自己，一年一年的演變，而已。

(從第三三五頁接來)

一號的早晨，突然第一宿舍和文理學院的走廊，發現了許多什麼「護校學生同志會」的宣言，同時校裏一位國文教授邵先生收到了他們的一封信，說他有意擴大學潮，害得邵先生趕緊出宣言聲明，說他在教室裏並無越軌言辭等等，且又反叩護校同志會的會址和主持人員，的確，恐怕連學生也不知道護校同志會的主幹和會址，他們祇是極少數的同學，各捧着自己的背景，聽說有幾個已經在校裏具過悔過書而這次想藉此建一進身之階的。非但如此，且還受了幾個職員的鼓動！這樣一鬧，小事就化為大事，於下午，當天是，學生會又召集會議，這次，似乎學生太越軌了一點。

「主席，本校好好的存在着，並沒有崩毀，要什麼護校同志會？據本席所知，這會是唐某（一個小職員）和夏某（一個齋務員）所造成，所以，本席正式提議，驅逐那兩個人！」一個長個子口若懸河地陳述。結果，這議案居然全場一致贊成。

「主席，我們這次的不幸，罪魁是那一個？我們要認清，導火綫是施某點着的，炸藥是許某夫婦製成的，校長處的是兩難地位；所以我們須要驅逐施某和許某夫婦三人！」某君又慷慨地提議，全場一陣鼓掌，又通過了這提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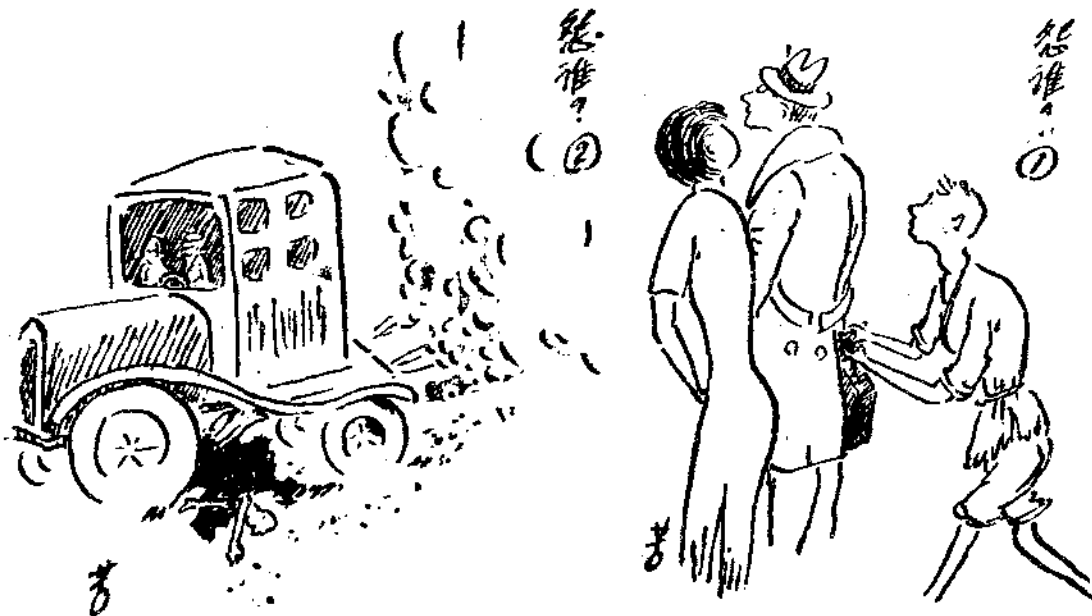
然而，據人說，在前一天施某早帶了六件行李出行無蹤了！

如是無校長狀態過了三天，在星期一的早晨，大家都在討論今天紀念週主席的人選問題；約莫十點鐘的光景，一張大佈告了結了這幕短劇！紀念週上還吃他一陣罵！

如是的「一辭一送，一回一迎，不知道算得個風潮否，因為事太小了，所以我就寫上「糾紛」二字做題目，至於開除的三生是仍舊開除，校長的簽字紙條和一只大銀盾是不知下落，施某又搬了六件行李回校，學生照常上課，校長仍做他的校長，前幾平靜無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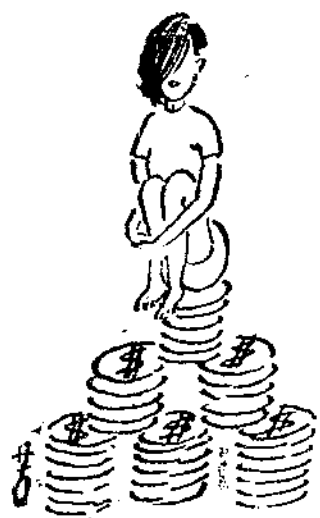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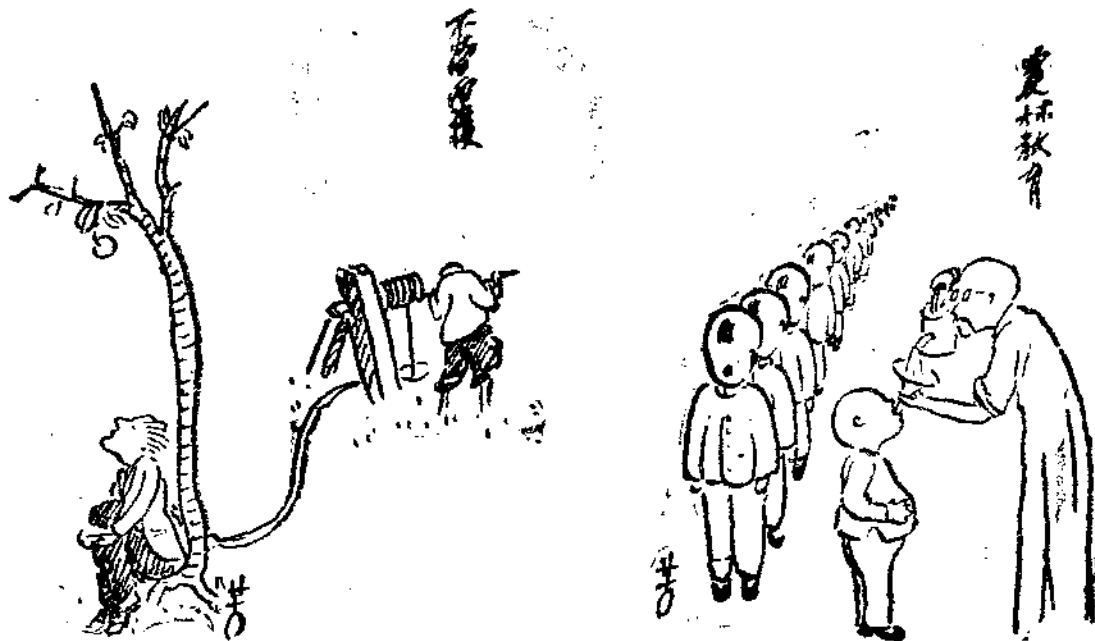
### 鄉村雜感

史苦雁作



# 鄉村雜感

史苦雁作



## 佛排錄 奪然

(小序)

佛，靈靈也。排，口欲言而未能也。既忿怒且憂鬱，口欲言而未能，只好記牢顯於紙上，此齊生之本色也。

本文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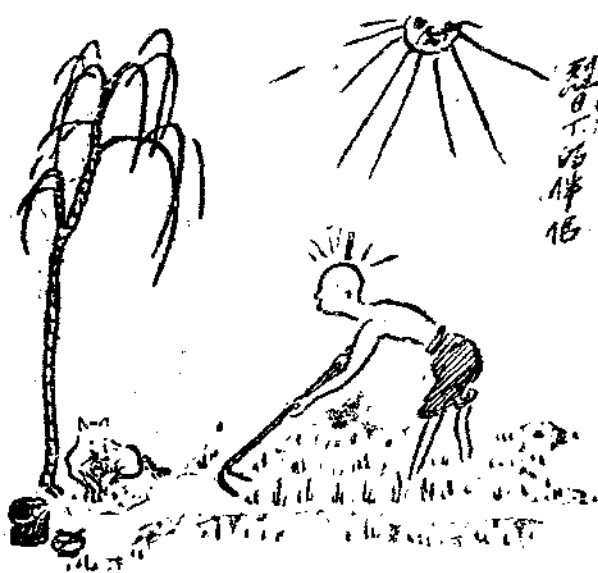
人不得不生活，生活是如此之難，生活歷程中又複雜得無法描述，自己不得不活，而活是需要物質的供養。為求主要大膽，要冒險，要碰釘子，其致于受辱……身體與精神都該磨練。苟且的貪戀暫時安逸，確屬可惡。

關於世態，最好別太天真，社會要人學虛偽，作面子，說隨機應變的話來騙人。知道的不防多，說話不防少，緊要滿可誠默；不關正題的儘可多談。對忠誠之人可以忠誠相待，對狡猾之人則當「以牙還牙」。第一次老惹，二次決不再老惹，「窮則父子不親」，一切皆成泡影，愛你之人也成憎汝之人，吃苦必有「因為」，失敗究其「根由」，說空話，作幻夢；物乃下樂作爲，有耐心，有勇氣，是「生之路」。

(二)

現在的痛苦能織成未來的幸福，只要身體不弱下去，要從痛苦艱難中來鍛鍊人生。

學問，經驗，身體，時間，四者並重，學問不可敷衍，經驗是人生最寶貴的寶庫，身體是一切領有者的寶貴；使其愈強而忌病，時間絕不得浪費，每分鐘有它



的代價在。

(三)

「用勞動與知識克服天災與人禍。」

(四)

人家行一件事，與自己有關，或該人跟自己同一環境，這個事件選擇的應用到自身上也許有益。

(五)

錢，是現人生最寶貴的。沒有錢，白眼到處可受。父母，子女，夫婦，朋友，……一切社會關係是物質造成的。錢能維繫着一切，沒有它什麼都會因之而消散，那麼錢之可愛與必需，從私有關係成至今，即是迫切不貸的了，然它的趨場比原子的速率還快，怎麼追離呢？

(六)

為什麼自己善原諒自己的錯？而加一種安慰的解釋。

(七)

訂過多少次計劃，撕去了多少次計劃，待慨嘆失敗者的悲哀了，又却

「明天吧，還有明天呢。」

後記

從本子上抄下來是件容易勿當，可是個人的無聊廢話，也許沒人愛看，故止于此。

我還是個年青人，世事的醜美展示給我的太傷心了，這樣的筆調是充滿了黑沉沉的憂鬱，是否能給讀者點憐憫呢？

一九三四，十月，北平。

偵探小說

#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棧譯

## 第十七章 兩種遺囑

「無疑地是這樣的。但我不相信是金錢關係。金錢或者有一些關係，祇是一種附帶的原因而已。更重要的我得說，是一種強烈而抑制着的熱情，但，財政的情形或許能引導我到更深的一步。」

麥根從衣袋裏拿出幾張字打得很緊密的公文紙來，放在自己前面。用手弄平着摺痕。

「我們無需逐條逐條的唸下去，」他說。「我已經仔細地看過了，可以把牠的內容大略報告出來。」他把第一張拿起來移近有亮光的地方。「陸大白的遺囑是在他死前不到一年以內擬定的，你知道，他囑咐全家的人都是遺產繼承者，而歸定在二十五年之內誰都得到這所遺下的宅子裏生活而不能處分。二十五年之後這產業或是出賣或是用別法來安排都成。我得聲明，對於這居住問題的歸定特別嚴格：承繼人在現在務須居住在這所陸氏房子裏——一些不能通融隨便。允許他們可以旅行和外訪問；但這種外出每年不能繼續到三個月以上……」

「如果其中有人要結婚那末有什麼特殊的條件呢？」毛倫

問。

「沒有。無論何人的結婚不與遺囑衝突。要是有一位陸氏的人結了婚，他或她仍有繼承二十五年的遺產權。當然夫婦並有居住陸氏宅子的權利。並且說明如果有了孩子可以在五十二號的空地上建造兩座小住宅。那條件祇有一個例外。就是若是安德結了婚，她可以住到任何地方去而仍有享用產業的特權。她好像不是大白的親生女兒似的，所以不必繼續陸氏的血統。」

「如若有人破壞了這居住的規定，有什麼處罰的條件呢？」仍是毛倫問的。

「祇有一個處罰——絕對的不准繼承。」

「一個怪物，」范思自言自語着。「但在遺囑裏最重要的事，我得說，是處理錢財的方法。他如何分配的呢？」

「那是沒有分配。除了一些不甚重要的附帶條件之外，是全部給他老婆的。她生前儘可動用，死後，由她決定給任何一個孩子——或孫子。總之，這是給家庭裏的人。」

「那末陸家的小輩那裏拿錢來生活呢？都不要老太太來津

「是嗎？」

「不全是那樣。他們是這樣給歸定的：五個小輩都將在陸太太的進款項下領取一筆足夠生活的款子，而有一定的數目。」

「麥根把紙張摺了起來。『大白的遺囑都包括在內了。』」

「你說過有一些不重要的附帶條件，」范思說。『是些什麼呢？』

「譬如——施德如要辭職回家有一筆足夠養老的款子。孟納，在二十五年之後也可開始得一注生活費。」

「啊，這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同時她能夠，如果她要這樣的話，當着廚子而得到薪工。」

「是的，是這樣安排的。」

「孟納的情形很使我神往。我覺得總有一天我和她會有一次開誠佈公的談話。——還有什麼旁的附帶條件嗎？」

「帕來及大學的醫院曾經給大白治癒了熱病，他就捐贈了一個犯罪學的講座。還有一項奇怪的條文我得說的，他把他的藏書捐給紐約警察廳，而要二十五年之後再交去。」

范思帶着一種驚奇的興味。仰起身子來。

「有趣！」

葉達把身子轉向了毛倫。

「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似乎聽見過。但把書在四分之一的世紀之後再捐出來是不會使我們興奮的。」

范思，從各方面看來，似乎是毫不關心的吸着煙；但那種

吸煙的矜持樣子使我知道他的腦子裏已經吸收到了一種特殊的東西。

「陸太太的預囑，」麥根接着說，「使我對於目前的情形更加覺得可以注意，雖我個人看來並不能找出什麼幫助。她對於產業是平均分配的。五個小輩——珠麗，吉士，雪穎，利士和安德——在條文歸定之下各人可以得到相等權利——就是，每人得到全產業的五份之一。」

「這部分並不使我感到興趣，」偵察長說。『我所要知道的是，如果其中有人死了誰得他名下的財產呢？』

「這一點歸定得很簡單，」麥根解釋着。『在沒有新的遺囑擬定之前，要是任何一個孩子過了世，他的財產就平均分配給其餘的人。』

「那末死了一個，其餘的人都有利益。要是死剩一個，那末他就可以得全部的財產了——是嗎？」

「是的。」

「所以，以目前情形看來，如果老太太一死，雪穎和安德就各得一半了。」

「對的，偵察長！」

「但假定雪穎和安德，連老太太都死了：這財產如何處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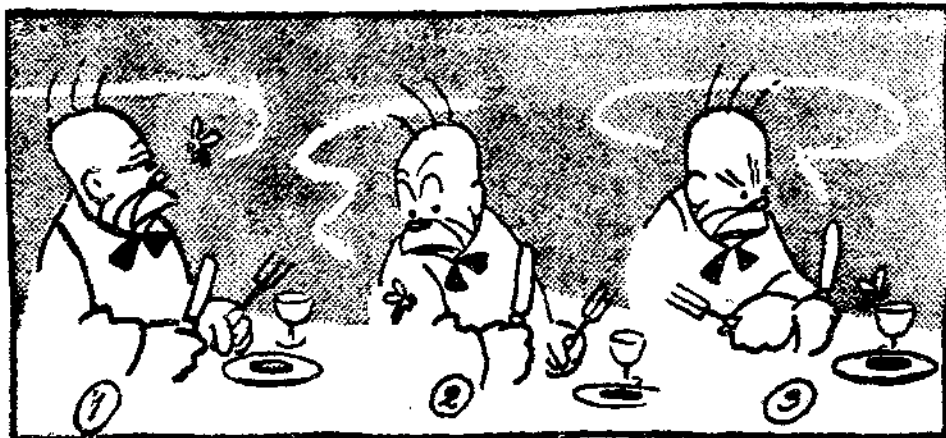
「如果這兩位小姐都有了丈夫，就由丈夫承繼。倘使都是單身呢，就捐入公家。我想，這辦法大概爲了他家別無在世的親戚了。」

(待續)

#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作

蜜蜂作藥



## 編輯室

編輯室內的工作，無疑是編輯，當然不是吃飯，也不是胡調，而不過是編輯，這也就是在編輯室內的人的生活，所謂生活不就是吃飯，於此即可明瞭。倘使編輯只是為吃飯的一種手段，那這編輯室是很危險的，因為飯菜中難保不來飽傲氣，不過每一個編輯人，在他自己的小心靈中，總還有一點不是專以吃飯為能事的。因之編輯室要叫做室而不甘為肆。

編輯人之主要工具，有人說是剪刀與漿糊，我以為更重更要有權威的乃是朱筆。朱筆一勾，等於剪刀殺戮，也可以和漿糊的續命同功。不過朱筆乃至剪刀漿糊，都不是能自動的，要有去使用牠們的手和頭腦，所以編輯室中的主要人物，還不是剪刀漿糊之流。頗有人以為只要有了剪刀漿糊，便已是定成了編輯室，那是錯誤的見解。

編輯室內的主人，自然是一點出發於人性的抱負和理想了。這所以成為人的工作，倘使沒有了些小的抱負和理想，那便要成為羣龍無首之現象或意至蛇無頭而不行了。一切稿件的取捨，並不是可以隨便的，這要頂公平，是編輯人的獨裁，一定是合則留不合則去，什麼朋友交情情面以及署名人的世評等等，全都不當放在考慮之內，只有編輯人用火一般的理想去照察，而決定去取。所以他是王者的權威，但這不是他這個人有王者的權威，乃是他的理想和抱負自己高據了這尊嚴的地位。

不過一般人總以為編輯人是在編輯室內關門做皇帝了，其實他自己也受制於這一個理想與抱負，而不敢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